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2017

9 月上



STORIES

故事会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7



多彩童年 精彩故事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七

·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现已推出系列七，一共六本：

- | | |
|------------------|---------------|
| 1. 幽默讽刺《逗你玩》 | 2. 惊悚恐怖《日本新娘》 |
| 3. 言情伦理《分手时不说再见》 | 4. 古今传奇《刀客》 |
| 5. 悬疑推理《致命三分钟》 | 6. 社会写真《砸碑》 |

购买方法

- 1、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七原价90元，现优惠价：80元。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网上书店购买，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
- 2、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taobao.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
- 3、可以通过邮政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电话：021-6433 8113。



半枚创可贴



Lu Jia Stories Editor

吕佳 故事会红版编辑

高情杂志网
GQZZW.COM

有一对小夫妻开了一家文具店，店里生意忙，就请了婆婆来帮忙。婆婆来自贫困农村，每天忙前忙后，从不叫苦。

文具店给客人包装礼物，经常要用到带铁齿的胶带座，一不小心，手指就会被铁齿割伤。这年冬天，女店主和婆婆的手指都受了伤。铁齿十分锋利，伤口从外面看不大，其实却很深，牵扯时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婆媳俩都在伤口上贴上了创可贴。

女店主很忙碌，除了看店、上货、包装、贴标签，还要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没多久，原本服帖的创可贴就会变得又脏又软，无法提供对伤口的保护。女店主每天至少要换四个创可贴，早上、中午、下午和睡前各换一次。一盒一百个装的创可贴，只要十几元，女店主觉得多换几次也无所谓。

直到有一天，女店主的老公对她说：“你看咱妈是怎么贴创可贴的……”

女店主留心观察了一下，她看到，婆婆贴创可贴时，会用剪刀把创可贴横向从中间剪开。因为创口很小，所以婆婆每次只贴半个创可贴。而那另外半张创可贴就一直放在盒子里，直到两天后，婆婆才换了一次创可贴。

女店主仔细考虑后，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式——从这天起，她每天少贴两枚创可贴，然后在自己更换创可贴时，先给婆婆换上一枚新的。

婆婆很开心，每次都感慨良久……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女店主的行为获得了许多点赞，但也有人不解，为什么不直接让婆婆也换四次创可贴呢？女店主回答：对婆婆那样贫穷了一辈子、节俭成性的老人，大惊小怪地问她为什么不多换几次创可贴，可能是一种难堪的伤害。

每个让人点赞的故事，都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和体贴入微的善意。

（插图：丁德武）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开卷故事.....	2
笑话 15 则	刘 振等 4
头条故事	
割耳朵.....	周兴凤 8
情节聚焦	
小惩戒.....	李 锦 12
诙段子.....	14
新传说	
不一样的岗位.....	徐嘉青 17
红灯等绿灯倒.....	高国俊 21
围墙.....	牧 谦 23
致富之路.....	郭振宇 26
嫂子的药方.....	徐 涛 28
闹心的硬币.....	刘 勋 89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跟踪“购物狂”	32
传闻轶事	
胸口碎大石.....	林华玉 37
大旗作证.....	俞泉江 42
阿 P 系列幽默故事	
阿 P 盖厕所	张俊利 45
3 分钟典藏故事.....	48
网文热读	
兄弟.....	赵悠燕 50
不要停止歌唱.....	一 冰 52
海外故事	
一笔勾销.....	夏克军 54
法律知识故事	
两份遗嘱哪份有效.....	汪 志 59
中篇故事(精编版)	
合租房.....	老 图 61
大移民.....	蒋诗经 70
动感地带.....	81
东方夜谈	
天堂之路不轻松.....	娄献忠 82
民间故事金库	
雪貂奇缘.....	曾 俊 85
幽默世界	
《超级评委》等 5 则	清 风等 92

2017年9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吕 佳

电子邮箱: lujia411@126.com

发稿编辑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韞 曹晴雯

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5114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特别提示: 凡本刊录用的作品, 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网上传播、汇编出版、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 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 如有特殊要求, 请提前说明。未经本刊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以非法的方式复制、改编、传播、展示、上载)本刊刊登的作品。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笑话 ·

没素质

朋友问小张：“你是不是去过武夷山顶？”小张惊讶道：“是啊，你怎么知道？”

朋友调侃道：“还真是你啊，我本以为是跟你重名的人呢，在景点上乱写什么‘到此一游’，也太没素质了，以后千万别再干了！”

小张不好意思地说：“我刻字的地方那么隐蔽，你都能发现？”

朋友说：“也是巧了，到那里我正好尿急……”

(刘 振)



(本栏插图：包丰一)

好 处

妈妈想生二胎，儿子大宝不愿意，妈妈就劝大宝：“生二胎可好啦！”大宝问：“有啥好的？”

妈妈想了想，说：“你看武大郎，如果没有武松，谁给他报仇？”

(韩勇军)

反 击

公交车上很挤，一个小伙子无意间碰到了边上的大妈，小伙子连忙道歉。大妈问：“小伙子今年多大了？”小伙子说26了，大妈说：“26了还挤公交车呢？我女儿22都买车了。”

小伙子憨厚一笑：“攒了点钱，今年年初给我妈买了辆车，我妈一把年纪了，不能让她挤公交车出门啊，您说是吧？”

(何有才)



策略

有一个小气的男生，每次在学校食堂打饭，他都先点一份红烧肉，然后马上说不要了，最后只点一份土豆丝。

室友奇怪地问：“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男生说：“打菜的勺子就一个，这样可以沾点红烧肉的汤汁。”

(周继红)

以防万一

小美要和闺蜜一起去见一个新朋友，小美忙着换衣服化妆，闺蜜不耐烦地说：“干吗打扮得这么隆重？她是个女的，又不会看上你。”

小美说：“万一要一起自拍咋办？”

(潘光贤)

请家教

老王为读高中的女儿请了一个老外做英语家教，说好一课时50元，每天两课时。

一个月后，老外放下3000块钱，对老王说：“非常抱歉，没能提高你女儿的英语水平，她却提高了我的汉语水平，就当是我请你女儿做家教吧。”

(刘 振)

爸爸检查儿子的语文作业，其中有一题是用“肯定”造句。儿子造的是：“爸爸悲伤地回家，肯定输钱了。”

爸爸看了很不高兴，让儿子重新造句。儿子很快又造了一句：“妈妈冲着爸爸吼，爸爸肯定又输钱了。”

爸爸让儿子重新再造，别再写自己输钱了。儿子想了很久，最后写道：“爸爸不让我写输钱，肯定是怕妈妈知道他又输钱了。”

(潘光贤)

输

钱





· 笑话 ·

为啥买这么多

老婆刚拿到驾照，这天一早开车去买包子。

过了一会儿，老婆回来了，对老公说：“你看，我买了好多包子，什么馅的都有。”

老公一看，老婆身后跟着一个男人，手里拎着满满两大袋包子，不禁惊讶地问：“买这么多干吗？还请个人帮你搬？”

那男人说：“她把我的包子摊撞倒了，我是跟她来拿钱的。”

(一米阳光)



美术基础

高 考时，小明想选美术专业。爸爸坚决不同意，说：“你没有美术基础，不能选！”

小明百般央求，爸爸就是不松口，小明被逼急了，指着满墙的奖状说：“谁说我没有美术基础？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这些奖状都是我自己画的，你们谁看出来是假的了？”

(我行我素)

不准自带

螃蟹到高级西餐厅吃饭，习惯性地吐了几口泡泡。服务员说：“先生，我们这里不准自带饮料。”

螃蟹无语，忍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上菜了，螃蟹刚要吃，服务员又说：“先生，我们这里不准自带餐具！”

(王文华)

汤里加料

小胖在快餐店点了个西红柿鸡蛋汤，还有一只鸡腿。他在啃鸡腿时不小心将它掉进了汤碗里，于是用勺子把鸡腿捞出来继续啃。

这时，只听隔壁桌一个姑娘大声喊道：“老板，为什么我的汤里面没有鸡腿？”

(韩勇军)



带礼物

机智的快递员

有个人喜欢占便宜，他的淘宝用户名是“我爹”。这天，他买了件商品，心想快递员送货时，一定会问：“你是我爹吗？”

很快，他接到了快递员的电话，对方说：“你好，你叫我爹对吧？你要是叫我爹，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
(周继红)

有个小伙子出差去昆明，女友非要让他带礼物回来，无奈小伙子囊中羞涩，一筹莫展之际，朋友献计：“捡块石头给她带回来。”

小伙子不解，朋友说：“你就说是赌石市场买的，能不能切出玉来就看她自己手气了。”
(火箭熊)

儿子叫啥名

小华向朋友抱怨：“我怀疑我不是我妈亲生的！”

朋友问：“怎么了？”

小华说：“我刚才进我妈的QQ空间，需要密码，问题是‘我儿子名字叫什么’。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结果显示密码错误！”

朋友说：“输入你家狗的名字试试。”
(卧龙)

不像话

爷爷是个退休教师，这天，孙子放学回来哭诉：“我同桌上课睡觉，老师对准同桌一个粉笔头掷了过来，结果砸我头上了……”

爷爷听了，一声叹息：“唉，现在的年轻教师太不像话了！手法咋这么差了？”
(火箭熊)



本栏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lujia411@126.com。



村里有个习俗叫“割耳朵”，从早年间一直传到了今天……

割耳朵

■ 周兴凤



老刘家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每次回家过年，老刘都对儿子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有钱一定要买点显眼的东西回来，让村里人看到，也让咱老刘家脸上有光。钱再多，存银行里谁能看见？

老刘的这两个儿子，进城后也渐渐变了，脾气大，讲排场，听老刘这么一说，头一年，先是大儿子东拼西凑买了一辆小轿车回来。老刘一下子乐坏了，正遇上过年，他狠狠心买了一大堆烟花，“噼里啪啦”放了好一阵子。这二儿子，也不甘示弱，第二年也分期付款买了一辆小轿车。

这年过春节，两辆车一进村，

老刘就对俩儿子说：“在村里绕一圈，一定要多按喇叭！”这下可好，老刘家的两辆车一进村，就没了消停，只听见“滴滴滴”的喇叭声。还有停车，老刘特意安排：路这边停一辆，路那边停一辆，让村里人都从两车中间走过。若有农用车无法通过时，开车的就会跑到老刘家来喊，让调一下车，这时，开车的总不忘说一句：“你看，老刘，还是你家孩子出息，这两辆车，多气派！”老刘也总会谦虚一句：“代步工具，代步工具！”



可好景不长，很快就出了问题。这天早上，老刘的大儿子刚刚走到车前，就大声惊叫起来：“这是谁干的？”老刘和二儿子连忙跑出屋来，一看，原来是一边的倒车镜生生地被人给掰掉了！二儿子赶紧看自己的那辆，也是一样，被人掰掉了一侧的倒车镜！这分明是刻意寻衅，俩儿子嚷着要报警，倒是老刘比较沉稳，他说：“报警又能怎样？两个倒车镜，还能把人判了刑？找出是谁，让他长长记性！”

老刘让儿子拍了照，然后三人就回了家，商量了起来：到底是谁下的黑手？老刘说了几家，这几家都和他家有过节，现在见他家买了车，就害了红眼病，偷偷地下手啦！但是光怀疑不行，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还是二儿子主意多，他说：“前面小卖铺有监控，我去调调看，还是这个最靠谱。”

二儿子去了半天才回来，一回到家，老刘就问：“找到没，是谁？”二儿子无精打采：“人家说了，监控坏了好多天啦！”老刘一听，抽了一口烟，自言自语地说：“会有这么巧？两天前老张头家遭窃，他们家的监控还好着，怎么这一回轮到我家，就坏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老刘对两个儿子说，咱家买车就是为了露脸，现在竟有人公然寻衅，不出声就是丢脸，不能夹起尾巴一躲了事！他又觉着：说不定是小卖铺里的人撒了谎，这事或许和小卖铺有关。他决定去小卖铺一探虚实。

小卖铺老板姓王，年龄比老刘要大几岁。老王在村里德高望重，老刘当然不敢造次。到了小卖铺，老王不在，只有他的儿子小王在。老刘沉住气，不动声色，他先是买了一包烟，点了一根，然后就试探着说：“大侄子，你说说，现在这社会，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小王不知这老刘要干吗，随口应道：“当然好人多喽！”

老刘眯起眼，摇晃着头说：“不是，你说得不对，还是坏人多！”小王迷糊了，正不知道怎么开口，老刘又接着说开了：“你看我们家那倒车镜，就不知是谁害了红眼病，给掰掉了……”

“打住——”老刘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小王给叫停了，“你别说了，今儿个你儿子来看监控，我不在……我正想告诉你呢，我就是那个红眼病，倒车镜就是我掰的！”

小王一口承认，脸上不带任何愧疚之色，倒是老刘一时间觉得有



· 头条故事 ·

些尴尬了：“你开玩笑的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小王说，“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害的这红眼病吧！”

小王接着就侃侃而谈，说起了这其中的缘由：原来昨晚，有个村民的老婆突发心脏病，那村民打了120，救护车开到老刘家门口，却发现两辆车一左一右停着，堵住了路，救护车过不去，喊门又没人应。小王家的小卖铺在老刘家的前方，喊声惊醒了小王，小王见那村民年纪大，就抱着村民的老婆绕过去，多走了好一段路，才上了救护车……这一折腾，差点让那村民的老婆丢了命。

说完这些，小王说：“事情就是这样，我气不过，才掰了倒车镜，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老刘听小王说了昨晚发生的事，傻了：昨晚是听到有人叫门，让他们把车子挪一挪，可老刘的两个儿子全喝醉了酒，喊不醒，即使喊醒了也不敢动车呀，老刘这才装聋作哑，没有开门。

老刘连忙陪着笑脸开了口：“你看大侄子，我们昨晚睡得沉，没听到有人叫门。这俩孩子还是年轻，村里又没交警，所以这车就停得不

太对。这事怪我，回去我好好说说他们！”老刘满脸赔笑，可小王仍是不依不饶：“没交警就可以这样停了？这村里的路，就你一家走吗？”老刘一看势头不妙，忙起身离开，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这事就这样了，都怪我，都怪我……”

老刘回到家，想到那个患急病送医院的村民的老婆，还是心有余悸。两个儿子一听，却愤愤不平：“这乱停车，是怪我们，可也不能就掰倒车镜啊！”两个儿子正说着，有人进了屋，老刘一看，这不是小卖铺的老王吗？父子三人立刻全不作声了。

老王手里握着一沓钞票，一进门就把钱放在桌上：“这是赔倒车镜的钱，镜子是我掰的，我家那小子是替我顶罪，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说我掰这镜子的原因……”

昨晚，救护车开来时，老王也闻声过来了，他一气之下，就掰了两辆车上的倒车镜。原打算天一亮，就来找老刘说道说道，哪想到村里有人来叫他，一起去医院看望那村民的老婆，于是就匆匆走了。早上，小王的老婆来到小卖铺，她听说了昨晚的事，一看监控，是自己的公公掰了倒车镜。后来，老刘的二儿子来调监控，小王的老婆赶



紧谎称监控坏了。接下来，老刘找上门来，他指桑骂槐，小王气不过，就替老爹顶了罪……

这时，老王望了老刘他们父子三人一眼，说：“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掰这镜子吗？气你们乱停车，只是一方面，还有其他原因……”老王接着说出了缘由——

早年间，这村子里几乎家家都养着驴，这驴子套上车，下地拉磨确实是好，可这驴脾性犟，长了两个大耳朵，可就是不长记性，一旦失去控制，就撒欢乱跑。所以，为了让这驴子能长点记性，村里就立下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一条就是：凡是撒欢跑到别人家去的，

不但驴主人要赔损失，而且要由遭受损失的一方，拿剪刀在驴耳上剪一豁口。以此作为惩戒，惩戒驴，也惩戒驴主人，不剪不吉利，久而久之，便成了习俗。有些驴子确实不长记性，于是便满耳伤痕。老王看到，这几年村里的小伙子都出去打工，有的回来后就趾高气扬，目无尊长，瞧着这样子，老王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怎么一出去，就变了个样啦？特别是昨晚上，看到老刘家两个孩子这么停车，他更是生气：要是在城里咋办？要是发生了火灾咋办？不让这些孩子长长记性，他们在城里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

老王说：“从前，我们村上的驴子，因为割了耳朵，就长了记性，慢慢就听话了，昨晚我就又想到了这习俗，就掰了镜子，当作割了你们那‘驴’的俩耳朵，为的是让你们长长记性！这换镜子的钱我出，只是你哥俩回到大城市后，一定要记住这教训，凡事多为别人想想，别给我们村里人丢了脸！”

老王不紧不慢地说了半天，老刘父子不住地点头，满脸羞愧……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孙小片）





· 情节聚焦 ·

小惩戒

■ 李 锦



最近，赵大宝搬了家，这儿离一家浴池很近，而赵大宝又喜欢泡澡，这让他十分高兴。

不过，赵大宝洗过两次澡后，心就烦了：这家浴池有两个搓澡师傅，为了多赚钱，经常在搓澡时向顾客兜售各种服务，比如搓泥宝、打奶、搓盐等。赵大宝脸皮比较薄，每次都会额外花钱，可他收入不高，又有房贷要还，额外的花销让他心疼，想找老板投诉，又觉得有些小题大做，因此，他每次只能吃哑巴亏。

赵大宝有个弟弟叫小宝，在上

大学，年关将至，他放假归来，住在赵大宝家。

一天早上，两人去洗澡，一胖一瘦两个搓澡工给兄弟两人搓澡，胖搓澡工一开始便向赵大宝兜售服务：“这位大哥，你看你身上太过油腻，用点搓泥宝吧？不然灰很难搓掉。”赵大宝这次打定主意，不管搓澡工如何劝说，他就只搓背，额外的服务一样不要。

胖搓澡工见赵大宝不肯就范，一边慢腾腾地往他身上洒水，一边继续劝说赵大宝用搓泥宝。赵大宝还想坚持，他转脸一看，发现瘦搓



澡工已经给弟弟用上了搓泥宝，他想了想，也就点了头。胖搓澡工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趁机又给他提供了别的服务。这次洗澡花了七八十块钱，赵大宝心疼了老半天。

洗澡归来，小宝抱怨搓澡工太贪婪，赵大宝也跟着附和。

三天后，两人又去洗澡。说来也巧，这天没别的客人，一胖一瘦两个搓澡工虎视眈眈的，就像是两只待机而发的鹰隼。小宝神秘地对赵大宝说：“这两个搓澡工真可恶，这次我一定得治治他们。”赵大宝怕弟弟惹事，叮嘱他不要乱来。

洗澡时，赵大宝一直盯着弟弟，生怕他跟人吵架。他看见小宝先是叫来了那个瘦搓澡工，然后规规矩矩地让搓澡工摆弄，也没顶撞，还

主动要了好几项服务。搓完了，瘦搓澡工走了，小宝过来神色诡异地跟赵大宝说，无论他做什么，都不要出声。赵大宝正想阻拦，小宝已经叫来了那个胖的搓澡工，重新要了同样的服务，让他一模一样地再来一遍。好好的，为什么要搓两遍？赵大宝满腹狐疑，却没有声张。

洗好澡，到柜面上付钱，老板一看，小宝有两次记录，可服务内容全部相同，老板便以为是搓澡工搞错了，就只收了小宝一次的钱。路上，赵大宝问弟弟为什么这样做，小宝“呵呵”笑着说：“你等着看好戏吧！”

第二天，浴池那边传来了信息，那两个搓澡工打架，被老板辞退了。

赵大宝问弟弟怎么回事，小宝“哈哈”大笑，说：“我搓了两次澡，服务项目完全一样，他们每人记一次，老板却只收我一次钱，他们对不上账，肯定互相指责对方，最后闹翻了。怎么样？这种惩罚方法不错吧？唉，只怪他们太贪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孙小片）





搞笑签名档

- ◆ 不孝有三，在长辈群里辟谣为大。
- ◆ 有人问我向往的生活，那就是做一枚咸鸭蛋——闲得要命，富得流油。
- ◆ 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父母打钱。
- ◆ “万死不辞”新解：每天被气死一万次，但仍然不辞职。
- ◆ 当和你约会的人开始问你“我们现在这样到底算什么”，就像

系统提示“免费试用已到期，你是否要开始付费订阅”。

- ◆ 大年初六，很多年轻人都要离开老家回到城里上班，久而久之，就有了“年初六，送穷神”的习俗。
- ◆ 很多海洋生物我是在饭桌上认识的，很多中国明星我是通过朝阳区群众认识的，很多国家名字我是通过中国足球认识的。

(推荐者：潘 烨)

适合写在扇子上的字

- ◆ 还是空调好。
- ◆ 人美招风。
- ◆ 信不信我扇你。
- ◆ 广告位招租。
- ◆ 扇解人意。



神回复

- ◆ 需要达到什么级别才能拥有自己单独带窗的办公室？

神回复：门卫。

- ◆ 看好片和看烂片有什么区别？

神回复：看好片是边看边为自己的智商着急，看烂片是边看边为导演的智商着急。

- ◆ 带女朋友出去吃饭，遇到流氓向她吹口哨，我该怎么办？

神回复：努力挣钱，带她去高档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

(推荐者：阳 阳)



糊涂警官冷笑话

- ◆ 不打没有准备的仗，执行任务前，经验丰富的汤姆警官又把自己这一周的星座运势看了一遍。
- ◆ 汤姆警官观察一番后说道：“门和窗都是从里面反锁的，而死者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显然不是自杀，这是一桩典型的密室杀人案！”同行的几名年轻警员听完他的分析目瞪口呆，最后忍不住将他带离了车祸现场。
- ◆ 案发现场惨不忍睹，凶手的手法极其残暴。实习警员杰克已经双腿发软，因为第一次执行任务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还要

负责背着吓晕的汤姆警官。

- ◆ 汤姆警官带领警员们闯入犯罪嫌疑人家中，经验丰富的他直奔卧室，摸了摸被子说：“被窝还是热的，罪犯一定还没跑远！”话音刚落，就吓得罪犯钻出了被窝。
- ◆ 面对法医的鉴定报告，汤姆警官会心一笑：呵呵，果然和自己之前料想的一样，还是看不懂。

（推荐者：芒果）

生活囃事

- ◆ 在学校食堂买饭的时候，如果你前面排着几个人，那可能不是几个人，而是几个宿舍。
- ◆ 高中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就跟八个人说了“你千万不要跟他说啊”。这些人口风也真是紧，到现在也没有传到那个男生的耳朵里！
- ◆ “不是说给我介绍个白富美的姑娘吗，怎么见面发现根本不是？”“没错啊，人家溜到美国想打工却被遣返，可以说是白赴美了。”
- ◆ 高速公路旁竖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写：“你与岳母的距离，只差一套房；没有房，你只能叫阿姨。改口热线请拨打以下电话……”
- ◆ 探险队在沙漠中迷路数日，全队只剩下一瓶水。向导忙说：“我的错我的错，自罚三杯。”

（推荐者：佩琪）



· 谈段子 ·

让古人看哭了的对联

- ◆ 唐三彩，清一色。
- ◆ 生死簿，离合器。
- ◆ 白头翁，黑手党。
- ◆ 万念俱灰，百事可乐。
- ◆ 问道南山，盘尼西林。
- ◆ 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 ◆ 武松打虎，文心雕龙。
- ◆ 心灵鸡汤，生理盐水。
- ◆ 空山鸟语，危地马拉。
- ◆ 缘由心生，爱因斯坦。
- ◆ 春兰秋菊，冬虫夏草。
- ◆ 心已放假，形而上学。
- ◆ 熊心豹子胆，蟹粉狮子头。
- ◆ 木兰替父从军，马尔代夫钓鱼。

- ◆ 满目霜花云弄雪，秃头浪费电吹风。

(推荐者：何方可)



诗词之最

- ◆ 最悠闲的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 最害羞的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 ◆ 最寂寞的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 ◆ 最忧愁的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 ◆ 最痴情的人——衣带

-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 最难找的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 ◆ 最有志气的人——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 ◆ 离家最久的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 ◆ 架子最大的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推荐者：敏 敏)

(本栏插图：孙小片)



有个新兵，被派去喂猪，在这个不起眼的岗位上，他露了一手绝活……

□ 徐嘉青

不一样的岗位



小镇上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刘江，一个叫李杰，他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友。这年，两人一起报名参军，去了部队。

以前都是小孩子，也看不出谁有出息，这一到了部队，两个人就显出差别来了。刘江在家里没少摸浇地用的那台柴油机，到了部队，他就夸口说自己懂机器，结果被挑选进了汽车连，成了一名汽车兵。李杰人实在，部队的人一问在家干过啥，他摸着脑袋想了半天，才吐出三个字来：“喂过猪。”这下倒好，部队有个养猪场，之前那个喂猪兵

退伍了，正愁找不着人呢，就把他给派了过去。

活计分派下来后，刘江笑话李杰说：“你咋就这么老实呢？人家问的时候好歹也说点高端的活儿，这下倒好，在部队待个三五年，你就学了个喂猪活儿。”说完，他又得意洋洋地说：“你看我，一句话就成了汽车兵，咱要是从部队转业，要驾驶技术有驾驶技术，要修理技术有修理技术，到老家谁不高看咱一眼！”

李杰虽说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但也没太在意。过了一天，他



· 新传说 ·

就搬到了养猪场的那间空房里。

在部队没待多长时间，李杰家里就来信了。李杰爹在信中不无埋怨地说，他这一成喂猪兵，一家子人在镇子上都抬不起头来了，人们老拿这事开玩笑。李杰看完信，就知道是刘江把自己的事在信中告诉了家里人，然后他家里人在镇子上传播开的。李杰心说：刘江你这人不地道啊，你小子占了风光，没必要非把我踩到脚底下呀！可转念一想，自己确实是喂猪兵呀，人家刘江也是实话实说，怨不得人家。

李杰把信放到一边，就踏踏实实地干起了活儿。以前的喂猪兵每天从部队食堂挑来剩菜剩饭，喂养那几十头猪，一开始李杰也这么做，可渐渐地，他发现光这样喂，猪长得并不好，就找来麸皮、青菜，用剩菜剩饭拌匀了喂猪，这么一来，猪吃得可欢了。平日里闲下来没事儿，他就挑来清水，把猪圈冲刷得干干净净。短短几个月工夫，猪被他喂得膘肥体壮，偌大一个猪场，愣是闻不见多少臭味。

且说这天，李杰把猪喂好，又挑来两担清水，正坐在树下一边看书一边休息，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个女子高声喊叫：“师傅，师傅！”

他抬起头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只见有个姑娘正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一边跑还一边喊。他弯下腰把扁担抓在手里，快速地迎着姑娘跑去，到了姑娘近前，他把扁担横在胸前，说：“姑娘，别害怕，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

听李杰这么一说，姑娘“扑哧”一声乐了，她说：“师傅，没坏人欺负我呀！”

一听这话，李杰臊了个大红脸，不解地问：“没坏人，你咋跑得着急慌忙的？”

姑娘把事情一说，李杰这才明白，原来姑娘开着车闲逛，不小心陷到了泥坑里，怎么踩油门也爬不出来。这附近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姑娘站在车上一望，就看到他了，这才兴冲冲地一边跑一边喊，想让他帮自己推车。

李杰跟着姑娘到了车前，蹲下身子看了看那个泥坑，摇头说：“这样硬爬估计出不来。”他正想办法，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开来一辆军用卡车，驾驶室里坐着的，正是刘江。

李杰乐了，卡车把小轿车拉出泥坑，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他连忙跑过去伸手拦车，不料刘江听李杰说了事情经过，却说：“首长给我派了新任务，我赶时间，你们自己



想办法吧。”说完一踩油门开走了。

李杰看着姑娘发愁的样子，摸着脑袋想了想，忽然眼前一亮，说：“估计得借它们的力了。”

姑娘问：“这附近还有别人？”

李杰说：“走，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李杰到了养猪场，从房间里拿出几条绳子，在绳子上挽出几个圈儿，然后打开猪圈的栅栏门，逐个把圈儿套到几头膘肥体壮的猪脖子上。他攥住绳头，向后退，高声喊道：“大华、阿憨、晨子……出圈！”

说也奇怪，那几头肥猪就像听懂了李杰的话一样，哼哼唧唧地扭

转身，出了猪圈。李杰在后面牵着，径直向车子奔去。他一边走一边跟姑娘说：“有了它们，保准能把车子给拉出来。”姑娘的眼睛瞪得铜铃一般大，就像见到了怪物。

到了车子跟前，李杰把手中的绳子绑到车子前，对姑娘说：“它们没听过车子响，你就别发动车子了，省得惊吓着它们。”

姑娘点点头，就跟李杰一块站在后面推车子，只听李杰一声高喊：“大华、阿憨、晨子……给我向前使劲儿拉！”

那几头肥猪绷紧了腿，低下了头，铆足了劲儿向前，只见那陷进去的车轮一点点向上升起，最终离开了泥坑，到了地面上。李杰一看成功了，又高声喊道：“停！”接着他回到前面，把绳子解下来，重新攥到手中，冲着姑娘说：“好了！”

姑娘望着李杰离去的背影，挥着手喊道：“谢谢你，大哥，明天我专程来看你！”

到了第二天，李杰正在喂猪，养猪场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抬头一看，只见昨天那个姑娘笑吟吟地走了





· 新传说 ·

进来，一见面就说：“大哥，你喂猪好用心啊，又把猪圈收拾得这么干净，难怪它们那么听你的！”

李杰笑道：“这有啥，部队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喂好啊！”

等喂完猪，李杰跟姑娘坐在大树下闲聊，他这才知道，姑娘叫银杏，家就住在附近。李杰问：“这附近没听说谁家买得起车呀？”银杏一怔，马上说道：“一个亲戚来我家住几天，车子是他的。”

从这天起，银杏隔三差五就过来给李杰帮忙。李杰说一个姑娘家不能干这样的脏活儿，可银杏非要来，他也就默许了。

这天，银杏兴冲冲地跑了过来，一见面就说：“李杰哥，当兵的能报名考军校，要不你也试试吧？”

李杰问道：“真的吗？”

银杏说：“这还有假？我这可是从内部得到的消息，别人还不知道呢！”

可李杰脸色又暗了下来，他说：“可我底子薄，怕考也是白考！”

银杏截住话头说：“我帮你，我爸说了，只要你能考上，就同意我们俩的事儿。”李杰一愣，问：“同意我们俩啥事儿？”

银杏脸一红，说：“这你别管了。

你说痛快点，愿不愿意试试？”

李杰忙说：“愿意！”

就这样，李杰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复习上。银杏每天都抽空来辅导他。军校考试结果出来后，他果然顺利地被录取了。

拿到通知书的那天，银杏说：“李杰哥，其实我骗了你。”

李杰止住银杏，说：“我刚知道，其实你父亲是部队的首长，那个参加考试的名额，也是你替我争取的，是不是？”

银杏点点头说：“我跟爸打赌了，只要你能顺利考上军校，就同意我俩的事儿，我可是铆足了劲儿呢！”接着，她满脸娇羞地说：“那天你帮我推车，我就喜欢上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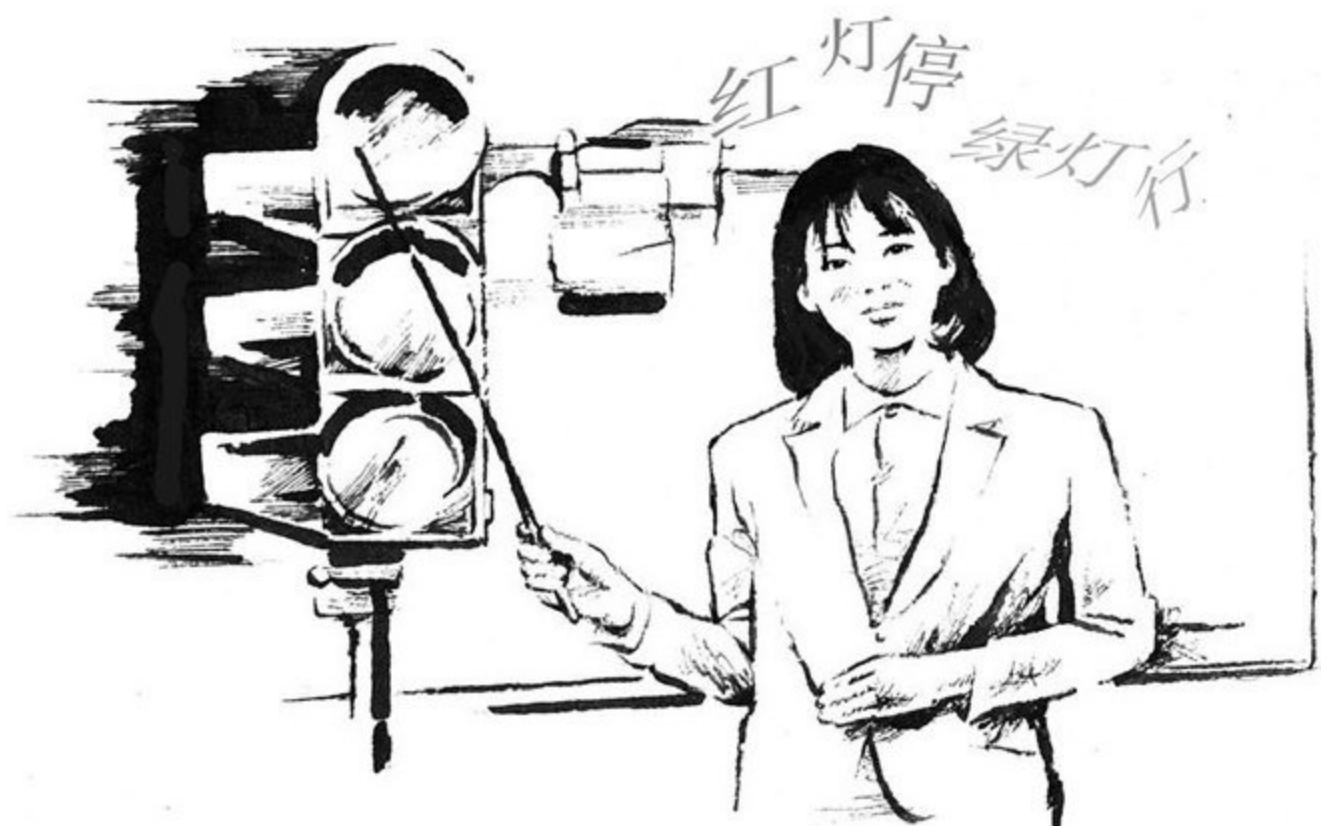
李杰打趣说：“是不是我让肥猪帮着拉车，让你喜欢上了我？”

银杏认真地说：“不是，是你横着扁担保护人家的模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李杰考上军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老家，这下没有人再笑话他是个喂猪兵了。部队里也有人不无醋意地说：“早知道有这好事儿，我也喂猪去！”据说，最初说这话的人就是刘江。

（发稿编辑：吕佳）

（题图、插图：潘胜奎）



□ 高国俊

红灯等绿灯倒

张丽幼儿师范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幼儿园做教师。最近，幼儿园新招了一批小朋友，这天，张丽教孩子们交通知识，她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粉笔字，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学一句，好吗？”下面齐刷刷地喊“好”。接着，张丽就念道：“红灯停——绿灯行——”孩子们都跟着念了起来。

一连念了三遍后，只见下面一个男孩站起来，指着同桌的一个女孩向张丽告状：“老师，花蕊蕊念错了，她念的是‘红灯等绿灯倒’。”

张丽一听，心想这可不行，“红

灯等”还说得过去，“绿灯倒”就是“倒行逆驶”，这样做非出交通事故不可！于是她温和地问那女孩：“花蕊蕊，是谁教你‘红灯等绿灯倒’的呢？”

花蕊蕊红着脸，低着头，小声嘟囔道：“妈妈说的！”接下来，无论张丽怎么说，花蕊蕊就一句话：“是妈妈这样说的。”

张丽认为，这不是小事，有必要和花蕊蕊的妈妈碰面了解一下。于是下午下班后，张丽打电话联系了花蕊蕊的妈妈，开车带着花蕊蕊，来到了她的家。

这里是外地农民工租住的一个



· 新传说 ·

大杂院，花蕊蕊领着张丽来到家里，迎候张丽的是一个三十多岁、农妇打扮的女人，她就是花蕊蕊的妈妈。

几句寒暄后，张丽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她要蕊蕊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教孩子说“红灯等绿灯倒”。

蕊蕊妈一听，马上红了脸，她沉吟了一会儿，转身拿出一个一次性杯子，放上点茶叶，来到饮水机前，一边等待，一边指着饮水机一侧贴的一张纸条，说：“你看看这就知道了。”

张丽一看纸条，只见上面用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红灯等，绿灯倒，禁止喝生水！”不一会儿，饮水机上的灯由红变绿，蕊蕊妈便把杯子凑了上去，倒了杯热气腾腾的开水。张丽这一下全明白了：红灯，水没开，要“等”；绿灯，水开了，可以“倒”了。她恍然大悟地接过茶杯，说：“原来是这样啊，咱们教的不是一件事啊！”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个男子，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装，蕊蕊妈忙给张丽介绍：“这是蕊蕊她爸。”她又对那男子说道：“蕊蕊的老师家访来了。”只见那男子腼腆地打着

哈哈，又随手抄起一个杯子去饮水机上接水喝。花蕊蕊一看饮水机上的灯是红的，忙跑到妈妈跟前告状：“妈妈，爸爸又闯红灯了！”张丽一听，笑得差点一口茶水喷出嘴，再一看蕊蕊妈，她没笑，而是一脸怒相地盯着蕊蕊爸，数落道：“我说过多少回了，你家的钱花不完是不是？喝出病来医院免费给你治是不是？”

张丽一看蕊蕊妈是在小题大做，忙打圆场说：“大姐，别生气，没你说的那么严重，这纯净水是经过层层过滤的，偶尔喝点凉的也无大碍。”

蕊蕊妈一听，忙对张丽说：“哎呀，大妹子呀，你们城里人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呀，咱庄户人家哪喝得起那玩意啊，那多贵呀，听说最便宜的也要十块钱一桶呢！”

张丽指着饮水机，不解地问：“那这是——”

蕊蕊爸尴尬地一笑，说：“俺是在废品点买了个旧饮水机，那个旧塑料水桶灌的是自来水，不烧开要喝出病来的呀！”

张丽听了，五味杂陈，不知说什么好……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张恩卫）



围墙

□ 牧谦



小段最近考上了某县甲局的公务员，巧的是，他爷爷也曾在甲局工作过，但小段对爷爷那一辈的公务员似乎有些不屑。

为啥？用小段的话说，那个年代的公务员，一张报纸一包烟，轻轻松松过一天，没制服，也不打卡，办理公务骑自行车，就跟杂牌军一样。现在小段他们可正规多啦，身穿笔挺的制服，指纹打卡，签到签退，执行公务都有执法车，不定期还有督察组检查，每天忙忙碌碌的。小段常常在爷爷面前炫耀：“别看我们忙，这才是正规军！”

这天，小段回来后蔫头蔫脑的，

老爸见了，问道：“今天这是怎么了？哪里不顺心了？”

小段叹了口气，说：“最近我们局接到群众举报的行政违法线索，开始立案调查，发现其中有些违法情况应该由隔壁的乙局来处理，局里出了正式的移交函，我和同事客客气气地去乙局移交，可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接收，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这个的，最后让我们把案卷拿回去，等他们向领导汇报后再决定是否接收……可还没等到乙局的回复，督察组就打电话来数落我们了……”

原来，今天督察组接到群众举



报，说甲局工作人员调查案件不力，不尽职，督察组让他们尽快履行职责，该自己管的事情积极查办，不该管的事情尽快移交。小段一听，就把向乙局移交案卷可对方未收的前情说了，督察组当场就打电话给乙局核实，没想到，乙局所有人都否认小段他们去送过案卷，还让他拿出证据来。小段气炸了，可要说证据，他还真没有，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咽。

老爸听了，想了一会儿，说：“他们要证据，可你总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录像吧？我给你支一招，遇到这种疑难案件，你要用邮寄，最好还是EMS。”

小段“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老爸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局和乙局的大楼虽说是背靠背建的，但也算是隔壁，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老爸解释说：“用EMS，主要是为了取证，你想啊，邮件邮单上能查到所有的流转记录，就算对方拒收，邮件系统也可以查到，这样对方就抵赖不了啦，也会更重视些。不像你之前去送案卷，人家随便打个太极就给你推回来了。”

老爸这么一说，小段也觉得有些道理。第二天到了局里，小段赶紧叫来邮递员，用EMS重新寄出

了案卷，然后就守在电脑前看物流信息。他看到，邮件先是被送到了城郊的邮件集散中心，然后又流转到了城里，最终由一个刘姓员工送到了乙局，乙局签收了！

姜还是老的辣！小段有点佩服老爸了。

谁知没过两天，小段就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打开一看，是乙局寄来的，上面写道：“甲局，收到贵局邮递的案卷后，我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反复征求有关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意见，现在认为此事不属于我局职能，还是应由贵局处理。”并附有规章依据。

小段傻眼了，只好把这件事向局长汇报了，局长召开了班子会议，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事情还真比较难，涉及到部门之间的分工，最后决定，将这件事提交给县政府决定。最终，县政府召集甲、乙两局开会，明确了在这个案件上的分工，案卷才算移交了过去。这一套流程走下来，一个月也快过去了。

这天回家后，小段又跟老爸聊起了这件事，一旁的爷爷听了，摇摇头说道：“让你成天瞧不起我，我今天也鄙视你一回，我当年向乙局移交一份案卷，只要两分钟，哪像你们，忙活这么久……唉……”



小段不相信：“怎么可能？”

的确，甲、乙两局是隔壁不假，可因为是背靠背建的，两幢楼之间又砌了一道围墙，所以要从甲局去乙局，必须先出甲局的正门，绕一个大圈子，才能到乙局的正门，这一趟下来，至少也要十几分钟呢！

爷爷见孙子不相信，也没多说，叹了口气，自顾自地看起了电视。

没过几天，恰巧赶上重阳节，甲局王局长组织了一次老干部职工座谈会，把甲局的退休职工召集起来，让大家聊聊天，也给老职工一个建言献策的渠道，甲局十几名年轻的执法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轮到小段的爷爷老段发言的时候，他说，自己的孙子小段移交一份执法案卷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那时候移交，只需要两分钟。

年轻的执法人员都表示不相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骑电动车，也得七八分钟才能到达乙局呢！

王局长也不太相信，但他毕竟是领导，也沉稳些，看在场的老职工都没有表示反对，就说：“这样吧，咱们让老前辈现场演示一下，30年前是怎么移交案卷的。”说完，他随手拿起一个档案袋递给老段，让他把档案袋当成“执法案卷”。

老段也不含糊，拿起档案袋就下了楼，王局长和年轻的执法人员也跟着一起下去。

谁知道，老段并没有走向甲局的大门口，而是走到了单位的后墙。只见他走到后墙根儿，踮起脚，做了个把案卷放在墙头的动作，大喊了一声“老伙计，给你送个案卷”。接着，老段转过头，对着大伙儿说，以前甲、乙两局的办公大楼也是背靠背建的，但中间的围墙还没这么高，一般他就是这么把案卷放在墙头的，等乙局的老伙计答应之后，他就回办公室了，乙局的执法人员下楼时，就会将案卷取走，从来没出过问题。

这样一来，的确不超过两分钟。

老段还说：“现在办公楼越建越高，办事程序也越来越规范，把案卷放墙头移交是不大可能了，可围墙再高，程序再复杂，一个月也总该提交完成了吧？我们那时候条件是差，办事也没有你们现在这么正规，但相互之间绝不推诿，办事程序也很简单，利索得很……”

老段的话还没说完，王局长他们就红了脸。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潘胜奎）



· 新传说 ·

□ 郭振宇

致富之路



牛家村是个贫困村。这天，县长带着一行人来牛家村检查扶贫工作，他看见一所房子非常破

烂就走了进去，这是村民牛三的家。

县长进屋一看，牛三正躺在炕上睡觉。县长皱皱眉，村主任赶紧过来解释，说牛三身体不好，有心脏病，干不了重活。其实牛三什么病都没有，只是懒。

县长听后，对牛三一番问长问短，让牛三注意身体，问牛三有什么困难。牛三这时来了机灵劲，说一直想买个猪崽，却没钱。

县长拍拍牛三：“好说，我给你买一头，算我个人送你的。”县长的话还没落地，秘书早已跑出去。

集市离这二里地，很快秘书把猪崽买了回来。县长又在村里转悠了两圈，然后走了。

第二天，牛三还没睡醒，村主任就来了，他叮嘱牛三：“这猪崽你可要好好喂啊！”牛三连连答应。

这以后，村主任三天两头来看猪崽，慢慢地，牛三牛了起来，跟村主任要猪饲料，还要酒，不给就不喂猪，把猪饿得“嗷嗷”叫。村主任只得要什么给什么，没办法，乡长早就撂下话了，牛三的猪一定要养好，这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猪逐渐长大，越来越能吃，牛三越来越不爱伺候，索性把猪赶到了村委会，于是，猪便在村委会安了家。



几个月后，乡长来看牛三的猪，见猪长得肥壮，很高兴，他告诉村主任：“县长升了，当市长了，我们一定要打好猪这张牌，让猪尽快下崽，崽再下崽，很快形成规模，形成一个大养猪场。市长送猪一头，几年成了一个养猪场，这就是一段佳话啊！”

村主任苦笑：“也没地方啊！”

乡长看看村委会的院子，说：“这里就可以嘛，你们都搬出去，这里建养猪场，记住，猪重要。”

村主任的脸色更加难看：“猪拿什么养啊？牛三肯定一分钱不出，村里也穷。”

乡长说：“有困难克服克服嘛，不要指望牛三，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养出个模样来。一年后我再来，带记者来，到时好好宣传宣传。”

第二天村委会真的搬了出去，猪场也很快建了起来，不久便有了一窝猪崽。一年后，猪已发展到五十多头，乡长带着各路记者如约而来，报道很快见诸报端网络：市长精准扶贫，昔日送猪一头，经过下崽繁殖，现已发展成一个养猪场。

牛三牛了起来，天上掉下来一个养猪场，凭着猪场，他还说上了媳妇，和媳妇高高兴兴去城里度蜜月了。

一个月后，牛三度蜜月归来，他来到猪场，这里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猪场没了，村委会恢复了原貌，院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头猪。牛三赶紧跑去问村主任：“我的猪场怎么成了这样？我的猪呢？”

村主任冷眼看了看牛三，说：“猪卖了，钱都还债了，这两年都是我到处借债养的猪，现在好了，终于不用再养了。”

“不养了？这可是市长送我的猪。”

村主任冷笑道：“别再提市长了，他已经进去了。”

这话让牛三心里有点发凉，他缓缓神，说：“可猪是我的。”

村主任指指院子：“你的猪我们没卖，院里那头就是，你赶紧弄走，要不然我们把它杀了吃肉。”

牛三急了：“我说的不是一头，是所有的猪，这里的猪都是我的猪下的崽子，应该都是我的，你们怎么可以卖了呢？猪卖了钱也应该给我，给我钱，否则我要去告你们！”

村主任“哈哈”大笑：“你的猪下哪门子崽？你的猪是一头公猪！”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刘为民）



嫂子的药方

□ 徐 涛



开店遭遇

桃桃职校毕业后进城创业，在市里一条老街上开了个包子店。

这天早上，有两个后生仔推门进来，这两人进来不看包子，鼓着两双蛤蟆眼，只是盯着桃桃。他们是谁？你听他们名字就怪：一个叫“三叉”，一个叫“四叉”，两人来干啥的？收“保护费”的。

原来，老街上做小生意的越来越多，当地有个叫“大叉”的恶霸，纠集了十几个街头混混，每人配一柄小钢叉，人称“十八夜叉”，专干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的事。这两

个人，就是这个团伙中的。

叫“三叉”的开口了：“交月费，600块。”桃桃诧异地问：“什么月费？”三叉恶狠狠地吼道：“什么费？保护费！”叫“四叉”的不怀好意地说：“老三，温柔点，别吓着她。你看，这妹子好嫩哪，来，给哥们亲几口，把哥们哄开心。”

桃桃哪里遇到过这样的事，被吓蒙了，眼一酸，眼泪就要出来了。就在这时候，一个老顾客走到店门口，看到店里的情形，提高嗓门自言自语：“哇，今天是什么事呀，



咋来了这么多警察？”

三叉四叉听到了这顾客的话，心里一惊，慌忙转身出门，一溜烟走了。老顾客走进店里，桃桃还像一个木头人呆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哇”的一下哭出声来。

第二天，桃桃刚刚心惊胆战地打开店门，三叉和四叉就挂着一副狗脸进了店。三叉扯着怪腔说：“小姐，我们帮你挂牌子来了。”

桃桃害怕地说：“挂……什么牌子？”

三叉亮出一个纸壳做的“招牌”，上面写着“人肉包子店”，这是砸店的惯用伎俩。四叉把招牌挂在桃桃店门口，说：“小姐，你胆不小呢，敢串通别人使诈吓唬我们！”说着伸手就要揪桃桃的衣领。

桃桃吓得面无人色，幸好这时，店门被推开了，进来了七八个农民工顾客。四叉悻悻地松了手，虎着脸，一把抓过收银机抽屉里的几张钞票，说了句“回头再找你”，和三叉走了。

嫂子来了

桃桃不敢开店了，她回到老家，成天瞪着一双恐惧的眼睛，家里再也听不到她欢乐的笑声。

就在桃桃的父母束手无策的时

候，桃桃的哥哥和嫂嫂来了。

桃桃的哥哥是个小学老师，一年前，带了个女朋友回家，名字叫黄凤。家里人一看就摇头，从外形上看，两人根本不般配，桃桃的哥哥瘦弱得像根灯草，女朋友却虎背熊腰。听说女朋友还开过肉档，操刀卖肉，父母心中更不乐意，但哥哥却表态“非她不娶”，父母也拗不过，只是婚后嫂子很少来。

一进门，嫂子就开口：“把妹妹交给我吧，我能治好她的病！”父母想了想，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同意了。

嫂子没有带桃桃回家，哥哥送她们来到火车站，登上了火车。

几天以后，还是桃桃开过店的那条老街，三叉独自在街上晃荡，他走过桃桃先前开的包子店时，“哟呵”一声站住了，这个关了好多天的小店，今天又开门了。三叉探头一看，还是以前那个桃桃，一个人痴痴地坐着。

三叉咧嘴笑了，一把推开门进去，说：“哇，妹子又回来啦？哥好想你呢，来，先亲一口。”三叉噙着嘴，把头伸过去。

这时候，在三叉的脑后，一个人伸出手，一把拧住三叉的头发，



· 新传说 ·

高清杂志网

把他脸面朝天地按在桌上，接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塞进三叉的嘴里，啊，这是一只狗头。狗嘴塞进三叉的嘴里，接着一个人说：“亲呀，好好亲，让你亲个够！”

三叉死命挣扎，那只手却像铁钳似的，三叉挣扎一会儿，头晕了，动弹不了了。

这个人就是嫂子黄凤，黄凤松了手：“怎么样，亲够了没有？”三叉瞪着眼，一时喘不上气来。黄凤笑着说：“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桃桃的嫂子，有时间，赏光到小店，我请你吃竹笋鲜肉包。”三叉捂着发疼发烫的头，眼前金星乱飞，一声不吭地往外就走。

黄凤放他走出去。这时候，一

直呆滞的桃桃忽然开了口，清晰地叫了一声“嫂”。黄凤惊喜地回过头，她看见，桃桃呆滞的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生气。

一网打尽

三叉鼻青脸肿地回到住处，四叉一见他那副狼狈相，说：“怎么，在哪里玩栽了？”三叉照实讲了，四叉说：“明天我们找那个女人算账去！”

第二天早上，两人带上钢叉，来到桃桃的包子店，黄凤正在店里忙碌着。四叉手一挥，和三叉走过去。黄凤笑着说：“你们来了。”四叉说：“你知道我们来干什么？”黄凤说：“知道知道，你们是来帮我挂牌子的。”

“挂牌子？”四叉倒是愣住了。黄凤说：“我是做人肉包子的，当然要挂‘人肉包子店’的招牌呀！”

这一说，两个混混不由得满腹狐疑，四叉强作威风地说：“你知道我们是谁？”黄凤说：“知道知道，你们是十八夜叉嘛，我就是听说有你们这伙人，才来这里开店的，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哇！”

四叉听得云里雾里，瞪





着眼说：“你找我们？”黄凤说：“你们没听说呀？人肉包子要用坏人的肉做馅子，包子才有滋味。我好不容易打听到这里有你们一伙人，我就赶紧来了。”

四叉一听，拿出钢叉，就向黄凤挥去，黄凤笑着说：“别动气嘛！”她突然一伸手，四叉只觉得手臂一麻，小钢叉被夺过去，“砰”的一声，被黄凤在桌沿上拍成两截，丢在地上。

四叉瞠目结舌，三叉两条腿已经在打哆嗦，黄凤笑着说：“实话对你们说，我有个客户要一笼包子，指名道姓，要你们老大的肉做馅子，你们马上把大叉给我找来，我要剔他的肉。”

两个混混对视一眼，转身跑出门去。这时，桃桃从里屋走了出来，黄凤看见，桃桃的眼中一扫多日的阴霾，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晚上，黄凤和桃桃回住处去，走到巷子深处，突然看见三个人凶神恶煞地站在前面，正是三叉、四叉和他们的老大“大叉”。黄凤拉住桃桃的手，轻声说：“别怕！”

四叉对老大说：“大哥，要吃你肉的，就是那个女人！”大叉牙齿咬得嘎嘣响，一手拿钢叉，一手掏手机，他给手下拨了电话。

大叉很狡猾，平时不轻易把手下聚在一起，今天听了三叉四叉的报告，听说这女人不好惹，就作了布置，让手下都在附近“待命”。

手下接到电话，都举着小钢叉，乱喊乱叫，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一齐冲进巷子。冲了一截路，忽然发觉巷子前面出现了一群警察，混混们惊慌地回头就跑，又看见有一拨警察，堵住了巷子的退路。

原来，自从黄凤来了以后，小贩们才明白：这伙混混不是三头六臂，都是欺软怕硬的东西，于是纷纷报案。派出所正考虑如何将这些人“一锅端”，没想到机会来了，黄凤用了个激将法引蛇出洞，让大叉一伙人自投罗网，束手就擒。

很快，桃桃的包子店重新走上正轨。这天晚上，桃桃好奇地问：“嫂子，你和我哥是怎样走到一起的？”嫂子羞涩地说：“那天，我正在摊档上卖肉，你哥进菜场买菜，一个摊主故意短斤少两，你哥说了几句，那个摊主仗着自己五大三粗，举起拳头要揍你哥，我站出来一声吼：‘不许欺负人！’从此，你哥就黏上了我……”

（发稿编辑：吕佳）

（题图、插图：陆小弟）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根据日本作家若竹七海的小说改编。若竹七海，1963年生于东京，擅长以“日常之谜”为题材创作推理小说，代表作有《我的日常推理》《封闭的夏天》等。

跟踪 “购物狂”

疯狂购物

边里是一名私家侦探。这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学同学坊野章吾打来的。边里觉得有点意外，坊野工作忙碌，两人已经三年多没见过面了，他突然找自己有什么事呢？

电话那头，坊野说：“有件事想拜托你，我想请你跟踪一个人。”边里问跟踪谁，坊野沉默了片刻，说：“跟踪我自己。”

哪有人请侦探来跟踪自己的呢？坊野解释说：“你听说过购物强迫症吗？俗称购物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我好像得了这种病。”

坊野告诉边里，这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醒来就会看到房间里堆满了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商品，信用卡里也会少掉一大笔钱，可他却完全没有购物时的记忆。最近他每天都是六点下班，从公司直接回家，离开公司不久，就会觉得很困，站在地铁的月台上时，记忆就开始模糊，等清醒时都是躺在自家床上，满屋子堆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坊野恳切地对边里说：“拜托





了，请跟踪我，确认我到底是不是购物狂，只有你能帮我了！”

边里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正好是元旦假期，边里来到坊野住的公寓大楼外。等了好一会儿，从公寓里某处传来关门的声音。边里看到一个穿格子外套、脸上蒙着围巾、戴着墨镜和帽子的男人从楼梯走下来。男人压低帽子快步往前走，边里赶忙紧追在后。

边里看着男人的背影，暗想：自己已经三年没见过坊野了，要不是坊野事先告知了外套的样子，说不定还真认不出来他呢。

坊野梦游似的来到一家大型百货公司，搭自动扶梯上二楼，买了一件酱油色的毛衣，在三楼买了领带，在四楼买了长裤，在文具卖场买了画本、恐龙模型和超人玩具。

坊野请店员把东西包起来，等待时他走到一旁的样品小黑板前，无聊地用彩色粉笔涂鸦恶作剧。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难听的噪声。

买完东西后，坊野搭自动扶梯到了最顶楼的美食广场，点了一份咖喱饭。服务员上菜时，一不小心与坊野的手相撞，盘子跌在桌子上，黄色的咖喱液体四处飞溅。服务员拼命道歉，坊野却呆呆的，看都不看她一眼。一旁的边里看在眼里，心想：坊野这个样子，果然是处于不正常状态啊！

啊！

吃完饭，坊野拿起所有购物袋，走出商场，搭地铁回家了。边里跟着他，直到看着他走进公寓入口。

边里在附近找到一家咖啡店，从那里打电话叫坊野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坊野来了。他告诉边里，自己接到电话时正在睡觉，觉得很多事都模模糊糊的。

边里把跟踪时看到的一切告诉坊野，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所知道的购物狂，买东西时意识都是清醒的，只是控制不住购物的欲望而已，可是，你的意识却好像不存在，这太奇怪了。”

坊野一脸苦闷，说：“这情况是从圣诞节那天开始的。那天早晨醒来，看到满屋子都是没见过的东西，一直持续到现在……”

边里想了想，问：“那么，你怎么会认为自己是购物狂呢？”

坊野说：“是山崎说的，他住我隔壁，跟我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我们是好朋友，这件事我也跟他说了。他跟我一样很爱赌博，我们常在一起赌马，一起买彩票。”

“那山崎现在在哪？”

“元旦放假，他回老家了，我



把请你跟踪我的事也告诉他了。他的身高跟我差不多，性格跟你有点相似，你们两个都很聪明。”

边里皱起眉头思考着，就在这时候，坊野忽然叫了一声，边里随着坊野的视线转过头去，座位后方是落地玻璃，面对大街。坊野抿嘴一笑说：“说人人到，是山崎，居然假期没过完就回来了。我们走吧，我把他介绍给你。”

外套谜团

两人回到公寓，坊野按响了山崎家的门铃，却没人应答。坊野只好请边里先去自己家坐坐。

“是我看错了吗？”坊野拿出一瓶酒招待边里。边里环视着房间，这个房间比他想象中还惊人，电话、音响等电器产品，重重叠叠堆在墙边，床的四周是各种奇装异服，还有装着碗盘的箱子、纸尿布、玩具……边里勉强坐在仅有的空地上，接过坊野递来的酒杯。

边里喝了一口酒，问：“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不去商店退掉呢？”

坊野说：“不知道为什么，都找不到收据呢。”

边里奇怪道：“可是，今天你也都是刷卡啊，怎么会没有收据？”

坊野苦笑着摇摇头，说想不起来了。边里又喝了一大口酒，想把脚伸直，正要挪开坊野脱下的外套时，突然发现一件事：“喂，坊野，这件外套……”

话还没说完，边里眼前突然一片迷蒙，酒杯从手中滑落。“你怎么了？喂，你怎么了？”在坊野逐渐微弱的叫声中，边里看到坊野的粉红色指甲，在自己眼前缓缓摇晃，然后愈摇愈快、愈来愈模糊……

边里醒来时，只觉得脑袋一阵剧痛。阳光从窗户洒进来，边里扭头一看，坊野也全身虚脱地躺在地板上，酒瓶翻倒在地，弄脏了地毯。边里看看时钟，确定已经天亮了，两人整整睡了十八个小时。

边里忙把坊野叫醒，问：“这酒哪来的？”

坊野脸色苍白，揉着眼睛说：“山崎送我的啊，他说我新年八成是一个人过，叫我把酒喝了。”

边里想起昏迷前的事，把坊野的外套拿起来仔细检查，上面没有半点污渍。他站了起来，对坊野说：“说你是购物狂，是山崎扯的弥天大谎。”

坊野一脸疑惑，边里说：“我跟踪那个‘购物狂’时，他吃了咖喱饭，服务员送餐时把盘子弄掉了，



咖喱的汁液四处飞溅，他的外套上也沾到了。可是这件外套却没沾到任何东西，可见，当时穿着相同外套购物的人，其实并不是你。”

坊野惊呆了：“不是我？”

边里解释道：“我三年没见到你了，我只是跟踪你所说的那件外套的主人。对方披着围巾、戴着墨镜，根本看不清楚长相。再说，我虽然看到对方从这栋公寓出来，也看着他回到了公寓，但是并没有确认他进了哪间房间。”

“不会吧……”坊野抬头看着边里。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山崎给你下药，等你睡着后，他打扮成你的样子去当购物狂。”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件事只能问他本人。”边里说完站起来，走出房间，坊野急忙跟上来。边里走到隔壁山崎的房门口，拼命按电铃，山崎还是没有应答。边里把手伸向门把，轻轻一转，门竟然打开了。

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份报纸掉在地上，有一则报道用红色签字笔圈了起来。边里把报纸拿起来看，那是一则彩票中奖号码的报道。

边里终于把一切都理清了：每年平安夜都会有大金额的彩票贩

售，坊野和山崎一起去买彩票，没想到坊野买的彩票真的中奖了。山崎心思细腻，记得坊野的彩票号码，在报纸上看到中奖信息，就想偷偷把两人的彩票对换一下。要这么做，前提必须是坊野不记得自己的彩票号码，山崎为了达成目的，就想把坊野逼疯。他给坊野下药，让他失去意识，再把一堆东西搬进他房里，想把坊野塑造成购物狂人……

坊野听完边里的推理，简直惊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握住边里的手，激动地说：“我差点以为自己真的脑子不正常了，如果不是你，山崎就成功了！”他想了想，接着说：“山崎一定是在那家咖啡店里偷听到我们说话，发现计划很可能失败，就赶回家，收拾行李，带着彩票连夜逃走了。”

终极真相

山崎窃取朋友的彩票后逃跑的事很快传开了。坊野打听过，山崎没有回老家，也没和任何人联络，就这样下落不明了。

几天后，边里给坊野打来电话，约他到咖啡店见面。见面后，边里默默地喝着咖啡，许久没有说话，坊野忍不住开口说：“上次的



事，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要不今天我请你吃饭吧。”

边里摇摇头说：“我有话对你说，听完后，你可能再也不想请我吃饭了。”边里沉默片刻，接着说：“这个案子，我原来也以为解决得很圆满，直到我想起一个细节……”

坊野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瞪大了眼睛。

边里说：“那天在你家，在我喝了酒昏睡前，你的指甲就在我眼前，指甲前端是粉红色。而购物狂在文具卖场的黑板上涂鸦恶作剧，用的就是粉红色粉笔。粉笔的碎屑嵌入你的指甲里，就那样留下了。”

坊野的脸色变了，边里继续说：“其实，那天在商场购物的就是你本人吧。你故意打翻咖喱的盘子，让咖喱汁沾上外套，然后又让我在你家看到干净的外套，只为了让我得出是山崎假扮成你的结论。”

边里接着说：“我不知道山崎怎么样了，只知道你把情景渲染成山崎连夜逃跑、下落不明。山崎就



这么成了偷窃朋友彩票、还企图把朋友逼疯的大坏蛋。”

“我不是故意的。”坊野终于开口了，“我并不是故意的，彩票本来就是我的，山崎却硬要分一杯羹，说什么是我俩一起买的，他有权分一半。他还在公司到处说我喜欢赌博，害我被打入冷宫。我只是轻轻打了他一拳，没想到他撞到CD播放器，血喷得到处都是，没多久就不动了……”

边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坊野决定去警察局自首，出发前，他对边里说：“把你卷进了这样的事，大过年的就触你霉头，真是对不起了……”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佐 夫)



当众行凶

海曲古城，逢五遇十，是城中大集的日子，说书的、唱戏的、耍把式卖艺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此次大集，最受人欢迎的要数集西头那爷俩。爷俩来自南方，爹叫韩老全，儿子叫韩小全，爷俩找了个空地摆下场子，表演硬功夫“胸口碎大石”。

韩老全摆下一张槐木长凳，自己躺在上面。韩小全从地上搬起一块青石板，将它放在韩老全胸口，随后举起一个足有十斤的大铁锤，朝青石板砸去。围观的人群发出惊呼，有的胆小的已经闭上了眼睛，只听“砰”的一声，青石板裂为两段，韩老全从长凳上一跃而起，拍了拍胸膛上的青石碎末，面不改色心不跳，人群发出一阵喝彩。

这时，场子东边忽然有人大喊：“快闪开，十五爷来了！”

人们顿时向两边闪开，只见四个跟班簇拥着一名壮汉走上前来。那壮汉三十多岁年纪，身高八尺，一脸络腮胡，满面横肉，一看就不是个善茬。

来人叫黄十五，仗着姐夫是兖州知府，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他

□
林华玉

胸口碎大石





· 传闻轶事 ·

连海曲县令都不放在眼中，众人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黄十五走上前来，问韩老全父子：“听说你们这两个南蛮子会胸口碎大石？”

韩老全说：“大爷，咱们刚才已经表演给各位看了。”

黄十五说：“可大爷我没看着呀！”

黄十五的跟班说：“还不赶快表演一个给十五爷看！”

韩小全上前要与黄十五理论，被韩老全一把拉住了。韩老全说：“难得大爷爱看咱的节目，咱就再演一次！”他重新躺在长条凳上，韩小全另找来一块青石板，压在父亲身上，举起铁锤就要砸，突然，黄十五喊道：“慢着！”

韩小全问：“你想干吗？”黄十五说：“我来！”说着上前要夺韩小全手中的铁锤，韩小全不让，黄十五的几个跟班要上前揍他，躺在长凳上的韩老全说：“儿子，把铁锤给黄大爷！”韩小全只好不情愿地把铁锤递给黄十五。

黄十五接过铁锤，高高举了起来，大喊一声：“嗨！”那铁锤如猛虎下山一般朝韩老全身上的石板砸去。围观众人发出一阵惊呼，都

想，这黄十五可太坏了，这样的力道不光能把石头砸碎，也能顺势把人的内脏震碎呀！

众人正在担心，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铁锤即将落在石板上的那一瞬间，黄十五的手一偏，铁锤擦着韩老全的身体砸在地上。

众人松了一口气，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又令他们惊呼起来——黄十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铁锤举过头顶，猛地砸了下来，就听到“砰”的一声，石板碎成数块。众人担心地看着韩老全，只见他摇摇晃晃地从长木凳上翻身下来，朝着众人拱拱手，张了张嘴，看来想说些什么，从嘴里吐出的却不是话语，而是一口鲜血。韩老全的身体晃了三晃，然后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气绝身亡。

官官相护

黄十五从小习武，知道铁锤打在石板上，石板碎了，人却没事，是因为韩老全练过一种硬气功——金钟罩。铁锤落下的一瞬间，韩老全将全身之气聚于胸口，抵挡冲击，但这只能保持很短时间。黄十五成心想让韩老全死，就先虚晃一招，破坏掉韩老全的金钟罩，再起一锤，果然很轻易地把韩老全打死了。

韩小全扑在父亲身上，放声



痛哭。黄十五轻蔑地看了看他，转身欲走，围观的人们发怒了，有的说：“你杀了人，不能就这么走了！”有的说：“光天化日，你胆敢杀人，还有没有王法！”

这时，人群后边有人说话了：“吵吵什么？”众人回头一看，来人是海曲县衙的赵捕头和他手下的几个衙役。韩小全一看官家的人来了，就扑上前去，哭着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赵捕头走上前，陪着笑脸问黄十五：“黄爷，是怎么回事？”

黄十五说：“别听这些刁民的。我跟这个南蛮子切磋武艺，无奈他学艺不精，才造成误杀。”

他这么一说，众人更愤怒了，围成密不透风的人墙，不让黄十五走。赵捕头一看，忙靠近黄十五，小声说：“黄爷，看来没个说法，他们是不会让您走的。这样吧，我先送您去县衙，到了大堂上，县太爷自然会向着您的，您看如何？”黄十五看了看愤怒的人群，无奈地点了点头。

赵捕头一挥手，几名衙役上前，将黄十五和他的跟班绑起来，一行人向县衙走去。众百姓不愿散去，一路跟随，还有几个人从附近借了一副门板，将韩老全的尸体放在上面，也抬到了县衙。

海曲县令王圣文升堂问案，黄十五立而不跪，王知县说：“堂下何人？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黄十五说：“你连大爷我都不认识了，那你总认识我姐夫吧，他是兖州知府杨静仁！”

王知县低头仔细看了看，说：“今日本官另有要事，此案择日再审，暂将人犯收押，退堂！”

堂下百姓议论纷纷，都说这世道官官相护，韩老全算是白死了。

退堂后，王知县让人备轿，前往兖州府，说有急事求见知府大人。杨知府已经知道了黄十五的事，忙让王知县进来。





王知县将此事前前后后告知了杨知府。杨知府听完，问：“王知县，你准备如何审理此案？”

王知县说：“大人，令妻弟当众杀人，惹下众怒，下官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既不伤害令妻弟，又能平息民愤。”

王知县说，既然韩老全因黄十五击打胸口的石板而死，那么也可以让黄十五在胸口放一块石板，由韩小全来打，打死了算他为父报仇，打不死也怨不得别人。王知县接着说，他知道黄十五也练过金钟罩，那韩小全人小力微，肯定伤害不了黄十五。

杨知府听了眼睛一亮，说：“就这么办吧。”他又补充一句：“这事你给我办好了，我不会亏待你！”王知县道了一声谢，打道回府。

次日，王知县升堂，众衙役押着黄十五等人上堂，大堂外站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大家都想看看这昏官如何将此事收场。

王知县对韩小全说：“昨日黄十五将韩老全打死，乃是误伤。本官有个主意，让黄十五在胸口放一块石板，由你来打，打死了算是你为父报仇，打不死也怨不得别人，你看如何？”

韩小全说：“小民一切听从大人的。”黄十五对自己的金钟罩功夫很有信心，便说：“大爷我也没有意见！”

王知县让两人签过生死文书，命人搬来了长凳、青石板和铁锤。黄十五脱了衣服，露出结实的肌肉，躺在长凳上，一名衙役将青石板压在他身上，韩小全将铁锤高高举起，猛地砸下来。可能是韩小全人小力微的缘故，那青石板竟然没有碎。

衙役把青石板从黄十五身上搬下来，黄十五从长条凳上翻身跳起，拍了拍自己的胸膛，不禁“哈哈”大笑。

王知县对韩小全说：“黄十五已被你打了一锤，可没有受伤，你可有不服？”

韩小全说：“愿赌服输，此事我不再追究了。”

王知县说：“既然如此，那本官就结案了。”

围观的百姓发出阵阵怒骂，无奈地散去了。

奇谋妙计

不料就在当天晚上，黄十五去酒楼喝酒压惊，酒至半酣，突然觉得腹中剧痛，吐出数口鲜血，接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他的手下



忙将他送至附近医馆，大夫试了试他的脉搏，又翻了翻他的眼皮，摇摇头说：“回家办后事吧！”

而此时，韩小全正和他的父亲韩老全一起，走在回老家的路上。

什么？韩老全没死？是的，韩老全确实没死，不但没死，就连一根头发丝都没伤着。

原来，王知县上任后，翻阅前任留下的卷宗，看到很多百姓的状子，都是状告黄十五欺男霸女、横行霸道的。王知县品性正直，如何才能除去这个恶霸，他陷入了沉思。

后来，王知县听说，这黄十五从小习武，喜欢卖弄，只要集市上有耍把式卖艺的，他都要上前与人

家比试一番，为此打伤打残了好几位武师。于是，王知县定下一计，他请来武功了得的韩家父子，让他们在集市上表演胸口碎大石，黄十五果然上当了。他使坏想害韩老全的性命，幸好韩老全早有准备，一直用硬气功罩体，黄十五那重重的一锤才没能伤着他。按照王知县的谋划，韩老全将事前藏在嘴里的血袋咬破，喷出一口鲜血，直挺挺倒地，让众人以为他被打死了，接着王知县假意偏袒黄十五，让韩小全还黄十五一铁锤。

别看韩小全才十八岁，可他从小就跟着父亲练武，尤其擅长“隔山打牛”的功夫。韩小全击打黄十五身上的青石板，石板没碎，黄十五表面看来也没事，但他的内脏已受伤，当晚就吐血而亡了。

事后，兖州知府杨静仁还以为小舅子是饮酒过量而死，也就没有追究此事。

王知县用妙计除掉恶霸的故事在海曲县广为流传，一直传到现在。

（发稿编辑：吕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大 | 旗 | 作 | 证

□ 俞泉江

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前，曾派了两位大臣，前往浙江嘉兴府采购绸缎，以供登基大典时急用，因为皇上的龙袍、大臣的官服，以及士兵们的服装，大典时都要更换一新。

这两个大臣，一个叫张宝，一个叫丁勇。半个月后，张宝按规定时间提前三天返回京城，购得绸缎一千匹，报价为一万两银子。丁勇三天后回京，也购得一千匹绸缎，报价为七千两银子，丁勇的报价与张宝相比，差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事反映到了永乐皇帝那儿，永乐皇帝心想：虽说绸缎是同一个地方采购来的，但各家绸缎行价格不等，购买一千匹绸缎相差几千两银子，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样一想，永乐皇帝只当事情不曾发生，没有追究。

然而，张宝知道了丁勇所购的绸缎比自己的便宜三分之一，心就有点慌了，心想：这事如果被皇上知道了，追究起来，到时候浑身是

嘴也说不清楚啊！怎么办呢？张宝那个急啊，他思虑再三，觉得还是早一点跟皇上讲明白的好，于是，他连夜进宫求见永乐皇帝。

永乐皇帝坐在龙案前看奏章，张宝行过大礼后，躬身说道：“皇上，我这次去嘉兴府购买的一千匹





绸缎，是正宗嘉兴府卜氏绸缎，虽然价格比普通的要贵一些，但质量可靠，经久耐用，所谓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听了张宝的话，永乐皇帝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表态，张宝只得告辞回府。

第二天上早朝，张宝逢人就说“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他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他用高价购进的绸缎是好货，而丁勇低价买来的绸缎是次货，这话自然也传到了丁勇的耳中。丁勇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本不想与张宝一般见识，但又一想，觉得张宝的这番言论对自己的危害太大了，一番权衡后，他也去求见永乐皇帝，说明自己所购的绸缎虽说价格便宜，却是正品货，不是次货。

丁勇走后，永乐皇帝心里盘算开了：自己还未登基，就出了这档子事儿，如今这事儿已在宫内传得沸沸扬扬，不处理看来不行了，但如处理不当，将有失自己的威信。当天晚上，在太监孙公公的带领下，永乐皇帝亲自去库房查看，他将两种绸缎放在一起仔细比较、分辨，真的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优劣。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将看似相同的绸缎分出良莠好坏呢？

夜深人静，永乐皇帝踱着方步，动开了脑筋……

这天，永乐皇帝派人做了两面大旗，一面旗帜为紫色，一面旗帜为黄色，两面旗帜分别插在高高的城墙之上。早朝后，君臣来到城楼下，永乐皇帝对着群臣高声说道：“众位爱卿，最近朝堂上出了件难办的事，这事大家都已知晓，就是两位爱卿采购相同数量的绸缎，价格却相差了三分之一。大典在即，需办之事太多，朕本不想深究这件事儿了，可是，这事已越说越玄乎，越传越不像话，闹得人心惶惶的，如不处理，对朝纲不利；处理不当，又难服众臣。思虑多日，朕觉得还是让大旗说话来得公正无私，谁是贪官，谁是忠良，一会儿就一目了然了……”

听了永乐皇帝的话，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大家心里在想：大旗怎么会说话呢？难道皇上会法术？其实，永乐皇帝并不会什么法术，他只是会看天象罢了。昨晚，他看见月亮外围有一个浑黄的圆圈，就知道今天一定有大风，所以，他让人做好了两面大旗，插在高高的城楼之上。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天上已是瞬息万变，先是电闪雷鸣，



· 传闻轶事 ·

紧接着狂风呼啸，夹着漫天飞沙，席卷而来。城楼上插着的那两面大旗随风狂舞，发出“噼里啪啦”的刺耳声响。大臣们见风刮得厉害，想进宫避风，永乐皇帝双手高举，大声说道：“众位爱卿，谁也不准离开，再等等，我想大旗就要开口说话了……”

永乐皇帝的话音刚落，一阵更大的狂风从天边刮来，顿时，只听得从城楼上传来“嘶啦”“嘶啦”几声撕裂声，只见那面紫色的大旗，先是从中间对开撕裂，接着被狂风撕裂成了条状，在风中乱舞，而一旁的黄色大旗则迎风飞舞，“哗哗”作响，直到大风停止，仍是完好无损。

大风过后，永乐皇帝抹了一下脸上的灰尘，说：“众位爱卿，刚才大家已看得明白，大风已将紫色大旗撕碎了，而黄色大旗却完好如初，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黄色绸缎是正品，是好货，而紫色绸缎是劣品，是次货！”永乐皇帝喘了一口气，表情威严，语气沉重，他告诉众大臣：这紫色绸缎正是张宝用高价买来，而黄色绸缎则是丁勇用低价买来！

永乐皇帝抬头望了望城墙上的两面大旗，说：“众位爱卿，朕不

想再多说什么，事实已替朕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永乐皇帝的一番话，张宝自然听得一清二楚，此刻的他，早已冷汗直冒，两腿打颤，身体如同筛糠，最终站立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他绝望地喊道：“皇上饶命，罪臣因一时贪心，收受了绸缎行董老板的三千两银票，才违心地用一万两银子购买了他的这批次货……皇上，看在罪臣走南闯北跟随您征战多年的分上，饶罪臣一命吧……”

张宝买来的这批绸缎，原本已在仓库里存放了多年，如果是做服装什么的，也是没问题的。奇不奇？巧不巧？张宝撞到了枪口上。

永乐皇帝面色铁青，怒斥道：“朝纲不正，不足以治天下；贪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来人哪，将张宝推出午门，斩了！”

丁勇带头“扑通”一声跪下，群臣跟着“哗啦”跪倒一片，齐声高呼：“吾皇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喊声如雷，振聋发聩。

事后，永乐皇帝感叹道：“好人有好报，如果让恶人为所欲为，天理不容啊……”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陆小弟）



阿P 盖厕所

□ 张俊利

最近，阿P回老家发展，被选举当上了村主任。俗话说，望山跑死马，阿P的老家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它夹在山坳里，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虽然离县城直线距离只有90公里，走起盘山道却远远超过了200公里。村里住着80多户人家，背靠大山，门前有河，脚下还有条曲折蜿蜒的省道，一眼望不到边。虽然省道上车流滚滚，本村男女却依旧家徒四壁。

阿P当上村主任的第一个晚上，愁得一夜没合眼，搅得老婆小兰也没法睡觉：“当个芝麻粒大的

小官，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不想睡觉，院里凉快去！”

阿P来到院里，抬头看看天上的寒星，低头瞧瞧在村里呼啸而过的车水马龙，心里乱成一团麻。他沿着公路，从村东走到村西，从山前走到河边，从半夜三更走到鸡鸣狗吠，终于把脑袋一拍：就这样定了，老子要盖个大厕所！

村民们听说阿P要在村里建厕所，都愣了。盖个厕所，就能帮助大伙儿发家致富？再说盖厕所，村集体可没有一分钱啊！

阿P想到了县里派来的驻村工作队，他拉着县城建局驻村工作队的队长翻山越岭进县城，见了城建局长就提出一个要求：“给我们



村建个大厕所。”

城建局长听了也觉得可笑：“我们下基层搞帮扶，有要修路的，有要修学校的，你这里要求建一个大厕所，我倒是第一次碰到。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提倡精神文明创建，也算符合政策。”

说干就干，阿P选址，县城建局出钱，一个月后，一个崭新的大厕所就在省道边的空地上亮了相。有男厕也有女厕，定时冲水，墙上安了排风扇，阿P又发动村民，在厕所边栽上花，种上树，还推土铺路，平整了一个五亩大的大场院。

厕所建好了，出乎村民意料的是，南来北往的大小车辆，开到这里时，有不少真的停了下来。司机们到大厕所里撒泡尿，洗把脸，抽根烟，甚至在小山村走个来回。阿P心里美滋滋的：我早就做过调查，这条省道上车流多，服务区少，建大厕所，正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村民们一点就透，很快，大厕所周围出现了一些摊点，卖山楂柿饼核桃酸枣儿的，卖鸡蛋麻花豆腐脑凉皮的，卖茶水果汁酸奶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车马喧腾。

可是，刚热闹了几天，就出事了，村里的三丫和山杏打起来了。为啥？有一辆公共客车开到大厕所

门前，还没有停稳，两人你端着烧饼，我托着麻花，就挤上了车。同行是冤家，三言两语就吵了起来，后来就变成了拳打脚踢，你扯我小辫，我拽你短褂。司机一看事情不妙，连哄带拽把她们拉下车，一加油门跑了。

其他司机也慌了，这架势，闹不好会出人命，赶紧跑吧。大小车辆一窝蜂地往外窜，落下好几个旅客，提着裤子在车屁股后面追。

阿P很生气，村里的特色产业才刚刚起步，就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怎么办呢？阿P在河边转了一遭又一遭，摩拳擦掌干着急，扭头看着河对面的西瓜地，长叹一声：“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第二天，阿P把三丫、山杏还有几个妇女请到了河对面，安排她们到地里收拾棉花。忙活了一上午，妇女们热得浑身冒汗，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农村妇女可不把村官当干部，七嘴八舌吵吵闹闹要阿P请客。阿P手一挥：“走，到我地里吃西瓜。”

捧着黑籽红瓤的西瓜，三丫、山杏还有那几个妇女就甩开了腮帮子，直吃得打着饱嗝扶着肚子弯不下腰。

阿P看着地上的瓜皮，心疼



得直哼哼。该回家了，阿P把种地的农具先搬上船，推说船小人多，一趟装不下，只让三丫和山杏上了船，就摇起船桨朝对岸划。

阿P不紧不慢地划着船，眼前是青山绿水乡间茅舍，耳畔是河水“哗哗”，远看还真有几分诗意。没承想，船划到河中央，阿P点上一根烟，把桨一横，不走了。

三丫和山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阿P哪根筋出了毛病。阿P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

阿P能歇一会儿，三丫和山杏肚子上的西瓜汁可不休息。两个人弓着腰，夹紧了腿，越听这流水“哗哗”声，心里越紧张。

阿P吐了两个烟圈，不紧不慢地说：“论辈分，你们一个是我婶子，一个我得叫大嫂。”

三丫陪着笑脸：“大侄子，你转过脸去。”

山杏脸上淌着汗：“大兄弟，有话好好说。”

阿P脸色一正：“好好说？看见西瓜就敞开肚子，看见好处就想捞，看见便宜就想占，有没有王法？咱们村才找着致富的感觉，才走上赚钱的正道，才聚点人气，你们就想把好事搅黄？”

“好好说？我不想说了。你们

看着这哗……哗……哗
哗哗的河水，都给我好好想想，错哪了？”

三丫的大腿拧成了麻花：“大侄子，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哗哗哗了，赶紧扭过去，扭过去，我都快尿裤子了。”

从那以后，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与热闹。

年底，镇上召开了脱贫总结表彰会。镇书记说阿P有点子有办法有思路，敢干事会干事办成事，从小事入手，从细处着眼，在脱贫路上想出了新举措。镇书记越说越激动，点名让阿P讲两句。

阿P站在主席台上，望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挠挠头：“说啥呀，就是一泡尿的事！”

(发稿编辑：吕佳)

(题图：顾子易)

2017年8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既然气压炸弹是在海拔2000米以下爆炸，那么只需选择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着陆，就能挽救全机乘客的生命。比如墨西哥城，海拔高达2300米，飞机选择在那里降落是安全的，不需要采取另外的防护措施。

思维风暴答案：黑色。



· 3分钟典藏故事 ·

会笑的白米饭

小梅和老公恋爱时，婆婆一百个不愿意。老公工作好，人又长得高大帅气，而小梅家境一般，读完中专后就出来工作了。

婚后，小梅和婆婆住在同一屋檐下。小梅下定决心，要和婆婆搞好关系。她听老公讲，婆婆幼时咽部动过手术，不能吃过烫的食物。因此，小梅每次盛饭时，都要特意把婆婆的那碗米饭用筷子扒开一个裂口，以尽快晾凉，这样婆婆便能吃到温度适中的米饭了。

有一次，小梅正在用筷子给婆

婆的那碗米饭扒开一个裂口，恰巧被婆婆看到了。婆婆用凌厉的目光盯着小梅，问：“你在做什么？”小梅只好说了其中缘由。婆婆听后，眼睛隐隐有些湿润。

第二天，小梅下班回到家，一进门便闻到一股饭菜的香气，婆婆正在厨房里操勺挥铲。这是婆婆自小梅婚后第一次下厨房。

婆婆转头看到小梅，喜笑颜开地说：“儿媳妇，快去洗手，马上就开饭！”小梅瞥了一眼摆在餐桌上的四碗白米饭，婆婆的那碗白米饭仿佛正咧着嘴对她笑呢。

(作者：佟雨航；推荐者：宁静姿涵)

炒勺里的父爱

小张结婚后和妻子住在城里，那天，父亲从乡下来看他。父亲到厨房里转了一圈，出来后问小张：“最近你们小两口是不是闹生分啦？”

那段时间，小张和妻子正在“冷战”，已有十多天不说话了，小张奇怪，父亲是怎么看出来的。

父亲说：“一闻炒勺，我就知道你们至少十天半月没动烟火了。其实，我每次来都会闻一闻你们的炒勺，不是鱼香就是肉香，我便知道你们小两口是和睦的。两口子在一起，吃饭是头等大事，不管怎么生分，





也要生火做饭。锅灶不能老被冷落，锅灶一冷，日子就冷了；日子一冷，心就慢慢凉了；心一凉，再暖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那天晚上，小张想着父亲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次日清晨，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先煮上小米粥，又用父亲昨天带来的鲜嫩的香椿芽，炒了一盘香椿鸡蛋，外加一盘炸花生米。小张默默地将一碗盛好的小米粥端到妻子面前，就在四目相碰的一瞬间，两人都情不自禁地“扑哧”一声笑了。

自此，小张两口子之间虽然还会有小矛盾，但绝不再让家里的锅灶也惨遭牵连。一个洗菜，一个掌勺，“叮叮当当”地一通忙活，有时候还没等饭菜上桌，两口子就握手言和了。

（作者：刘世河；推荐者：刘晓慧）

辛妮是一个美国高中生。她每天一有空就不知疲倦地玩手机，是典型的“低头族”。她的老爸布拉德觉得有必要改变这一切。

布拉德生性开朗幽默，他有个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穿着奇装异服扮演各类人物。布拉德和女儿约定，在自己接送她上下学的路上，她不能动手机，一旦破坏协议，布拉德就会穿上那些奇装异服走进女儿的学校，对她的同学们说：“我就是辛

妮的老爸，请大家欣赏我的表演。”

第二天，布拉德扮成美国摇滚巨星“猫王”，顶着蓬松假发，戴着蛤蟆镜，开车送辛妮去学校。一上车，辛妮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强忍着不去动手机。

为了缓解车内沉闷的气氛，布拉德讲起了各种有趣见闻，逗得辛妮开怀大笑。接着，辛妮也讲了学校里的趣事，布拉德认真倾听。就这样，父女俩开心地聊着。

从此，这对父女天天如此，渐渐地，辛妮对手机的依赖不断减少，父女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

后来，美国的电视台报道了这对父女的故事，观众们对布拉德的做法很感兴趣。人们普遍认为，布拉德为改变“低头族”的不良习惯，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新办法。

（作者：孙建勇；推荐者：田龙华）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妙招改变『低头族』



兄

弟

□ 赵悠燕



最近罗威升职了。这天，他接到发小李台阳的电话，说想来看他。罗威不禁想：和李台阳这么多年没联系了，自己刚升职，莫不是……

门铃响了，门开处，伸进一个乱蓬蓬的脑袋，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哐”地放在地板上。罗威把李台阳让进屋，李台阳环顾房子，笑嘻嘻地说：“你这房子够气派啊！”

罗威忙说：“我是‘负翁’一个，现在每月还在还房贷呢。”

李台阳说：“你们夫妻俩都是白领阶层，这钱来得容易，债也还得快。哪像我们，能吃饱饭，不生

病，孩子上得起学，就上上大吉了。”

罗威想，这像是要借钱的开场白吧。他说：“现在谁都活得不容易。”李台阳说：“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打小就知道，你将来肯定比我活得有出息。”

两人聊起童年时的事，说到小时候的邻居谁离婚了，谁出国了，谁还是那么一副臭脾气，一聊聊到快中午，李台阳还是没说他来的目的。罗威见他一直不提正事，又没有走的意思，想到自己下午还有个会，心里便有些七上八下起来，心想可能李台阳不好意思提出来，便说：“台阳，你还在摆地摊吗？不



如找个固定的工作，做保安什么的，收入也比那强啊！”

李台阳说：“我不喜欢做保安，我倒是想过自己租个门面，这样总比被城管赶来赶去强。”

罗威说：“城管大队的人我倒是认识，你今后有什么麻烦的话，我可以帮忙。”

李台阳拍了一下罗威的肩膀，说：“兄弟，有你这句话，说明我没有白惦记你。十多年了啊，你还是这般热心肠。”边说边站了起来。

罗威说：“吃了饭再走。”

“老婆还在家等着我呢。好，我走了啊！”

听着李台阳“咚咚”的脚步声一路下去，罗威低头看了看地板上的黑袋子，打开来一看，原来是自己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鱼籽干。

罗威不知说啥好，忽然觉得自己特俗。楼梯口又传来“咚咚”的脚步声，好像是李台阳的。罗威想：可能刚才他没勇气说出口，就冲这一袋子鱼籽干，不管他提啥要求，自己一定想办法。

打开门，果然是李台阳，尴尬的脸上都是亮晶晶的汗珠。他不好意思地说：“你们这个小区像个迷宫，我绕来绕去总找不到大门。”

罗威说：“瞧我这粗心，应该

陪你下楼去的。”说着，便和李台阳下了楼。走到楼下，李台阳去开自行车锁，那辆车和李台阳一般灰不溜秋、尘头垢面。罗威问：“你是骑车来的？”他知道李台阳住在西城，从那骑车到他这儿，起码要一个小时。

李台阳说：“是啊，骑惯了。”

罗威说：“台阳，你有啥困难只管开口，我能帮的一定帮你。”

李台阳说：“没啥事，就想来看看你。”罗威诚恳地说：“多年咱都没联系了，你今天上门一定有事。你只管说，别开不了口。”

李台阳看看罗威，好像下了决心，说：“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

见罗威点头，李台阳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得了重病，很多人都围着你哭。这一醒来，我心里就七上八下的，连地摊都不想摆了。知道你混得好，我也不想打搅你，可这梦搅得我难受，连我老婆都催我来看看你，看你气色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唉，梦呗，我这人还真迷信。”

罗威的眼睛红了，他一把抱住李台阳，说：“兄弟。”

（推荐者：文 洁）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豆 薇）



不要停止歌唱

□
—
冰



这是一架飞往维也纳的班机，起飞时间就要到了，一对父女才匆匆登机。看得出来，他们的样子都很高兴，尤其是那个女孩，约莫十一二岁的样子，长得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漂亮，棕色的头发上扎着一个美丽的蝴蝶结，随着她的身子欢快地跳动，嘴里还不停地哼着歌。她的父亲一上飞机就跟身边的人介绍：“你好，我是赫斯特，这是我女儿苏娅。她要去维也纳参加一次歌唱比赛。”

随即，赫斯特对女儿说：“给大家唱首歌，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歌唱！”

苏娅的脸羞涩地红了一下，可她还是放声唱了起来。她的声音像金子般明亮，像百灵鸟般悦耳，人们鼓起了掌，还有人叫道：“唱得真好啊，你一定能获大奖的。”

飞机起飞了，航程需要三个小时，苏娅给大家唱了好几首歌。有她给大家解闷，此次航程显得格外轻松。

终于，飞机飞到了维也纳上空，人们开始准备下飞机了。忽然，广播里播放了一个消息，因为机械故障，飞机的起落架无法打开，因此飞机无法降落，现在只能在空中盘旋，等到燃料用完后，再实施迫降；



同时，空中小姐也神色严肃地开始给大家演示逃生技巧。

迫降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明白，飞机上顿时一片哗然，有的人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有人在大骂，有人在祈祷。飞机开始一圈又一圈地在空中盘旋，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时间变得非常难熬，每一秒钟都像是过了一年，人们既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又希望时间能永远停滞。

这一切，也使苏娅不安起来，她的脸色变得苍白，眼泪也流了出来，她紧张地问爸爸发生了什么事，赫斯特把她脸上的眼泪擦去，平静地告诉她：“什么事也没有，哦，对了，苏娅，你得练歌了。”

苏娅一张嘴，却哭了起来，赫斯特柔声说：“孩子，你会站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歌唱的，肯定也会得奖，但你现在必须要练歌，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歌唱。亲爱的，开始吧！”

苏娅昂起了头，又唱起了歌，那金子般的歌声再次飞扬起来，飞机上的躁动开始平静下来。有人跟在后面小声地唱，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唱，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泪水……

唱完一首，又接着唱下一首；

一首又一首，歌声在机舱里回荡，大家拍着手为苏娅伴奏，慢慢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身处何时何地，忘掉了身边的危险。苏娅也不知道唱了多少首歌，她的嗓子都唱哑了，但仍不愿停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人们感觉飞机已经停了，飞机上的安全门全部打开，地面的消防队员冲了上来，人们在机长的指挥下全部安全撤离了飞机，迫降成功，而且没有一点伤亡，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机长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他立即向苏娅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她，泪流满面地说：“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机长说，这次迫降成功是个奇迹，但奇迹来源于乘客们平和、积极的表现，而人们的平和、积极又来自苏娅的歌声。

赫斯特也喜极而泣，他说：“那一刻我也知道危险即将来临，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我要让她在歌唱中摆脱恐惧。没想到，上帝也想把苏娅的歌听完……”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豆薇）



· 海外故事 ·

凶手的每一个无心之失，都可能成为破案的铁证……

一笔勾销

□ 夏克军



西村是外务省的一个普通职员，他好赌，每次从赌场出来，他都会信誓旦旦地诅咒自己：“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否则就让我下地狱！”但是，当他路过松枝太太的家门口时，心情就不一样了，松枝太太是放高利贷的，每次经过她家，西村想到的是：风水轮流转，杀个回马枪，一定能赢回输掉的钱！

这种想法、做法持续了半年，西村欠松枝太太的钱越来越多，数额已经高达100万了。今晚，西村刚从松枝太太那里借了10万，然

后来到赌场，刚在门口停下轿车，从信封里掏出钱，突然发现自己的一支派克金笔不见了。那是妻子送给西村的结婚礼物，书写流畅，别具意义，而且他在外务省做文秘工作，派克金笔是必不可少的用具。

西村想起来了，刚才写欠条的时候还使用过，应该是落在松枝太太家里了。西村当即驱车赶回松枝太太的家——古城巷口，轿车泊进停车位，借着车灯的余光，只见一个男人从古城巷口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他穿着黑色的皮夹克，脸上有一道伤疤。古城巷口只有一家住户，



她就是松枝太太，而松枝太太只和四种人打交道：赌鬼、酒鬼、烟鬼和色鬼。

这家伙一定借了不少钱，西村真想像电影里的抢劫犯那样冲过去，将他的钱据为己有，但西村忍住了，因为对方比他强壮，自己手里没有手枪，甚至连一把弹簧刀都没有。

一会儿，刀疤脸消失在黑暗之中，西村下车走进古城巷口，轻轻敲响了松枝太太的房门，紧接着，屋里传来了松枝太太恼怒的声音：“该死的刀疤脸，我只能给你2万块，趁我还没改变主意，赶紧滚蛋！”

西村赶紧说明：“松枝太太，我是西村。”

话音刚落，房门就开了，松枝太太佝偻着身子，双手掐腰，站在门口，说：“我以为是刀疤脸高桥洋一，这个混蛋，他从来没有按时还我的钱。”松枝太太说着，不停地咳嗽，她消瘦的身体上下颤动着，灯光映照下，像是一只虾那样弓着腰，西村忍不住偷笑起来。

“你这个穷酸鬼，笑什么？你和高桥洋一一个德性，都是十足的混蛋。要是月底还不上我的钱，我就拿着欠条去外务省讨债，让律师

封你的工资卡。”

松枝太太虽属女流之辈，但是个说到做到的狠角色，追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常常令欠钱不还的人胆战心惊。西村可不想失去在外务省的这份工作，赶紧媚笑着说道：“请您千万不要去单位找我，我一定按时还钱……松枝太太，您看见我的派克金笔了吗？”

“高桥洋一刚刚碰过这笔，我怕他顺走，所以和欠条一起放进保险柜里了。”

刚才的那个男人——刀疤脸高桥洋一，一定惹得松枝太太生气了，直到现在，她还脸色通红，气喘吁吁。松枝太太打开保险柜，取出存放欠条的档案袋，拿出派克金笔。就在这时，松枝太太突然神色大变，张着嘴巴，嘴唇发紫，她慌乱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药瓶，药瓶却是空的，她用颤抖的手指着写字台，断断续续地说道：“快，救、救、救心丸……”

西村这才知道松枝太太的心脏病发作了，可他的目光没有落在放着急救药的写字台上，而是死死盯着敞开的保险柜，他被里面的一大叠千元大钞吸引住了。

松枝太太竭力抓住西村的衣领，气若游丝地说道：“我、我



· 海外故事 ·

要……”

瞬息之间，西村断然做出了抉择，他伸出双手，紧紧掐住松枝太太的喉咙，气急败坏地说道：“我知道，你要去外务省封我的工资卡，所以，我不得不先要了你的命。”

松枝太太软绵绵地瘫倒在地，确信她气绝身亡后，西村拿走了自己的欠条和派克金笔，当然，还有保险柜里的40万块钱。

夜已经很深了，西村惊恐万分，他慌乱地坐进了自己的轿车，倒出车位，驶入车道。突然，他发现前面蹿出一条身影，也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一般，“砰”的一声，那个人被撞倒在地。

西村猛踩刹车，轿车熄火了。他走下车来，发现那个人居然是刀疤脸高桥洋一，他的左手被碾压在车轮之下，右手握着一把弹簧刀，黑色的皮夹克敞开着，口袋里露出一支钢笔和几张钞票。原来，高桥洋一先前就发现了西村，也猜到他深夜到此的目的是向松枝太太借钱，本想趁机抢劫，不料被对方撞死了。

西村傻了，刚刚掐死一个放高利贷的女人，现在又撞死一个借高利贷的男人，真是祸不单行。车灯撞破了，点火系统出了故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如何是好？西村快速思忖着，他抓起高桥洋一的那支钢笔一瞧，上面竟然镌刻着“高桥洋一”的名字。看看四下无人，西村当机立断，他迅速回到松枝太太家，将高桥洋一的钢笔丢到松枝太太身边，又从保险柜里找出高桥洋一的欠条，然后回到街上，从偷来的钱中拿出10万块，连同欠条一起装入高桥洋一的口袋里，这样，高桥洋一就成了谋杀松枝太太、劫走钱财的罪犯！

两次出入松枝太太家，西村都戴着手套，不会留下指纹。他有晨跑的习惯，车上有备用的运动鞋。





藏好剩余的 30 万块钱，西村将皮鞋和手套丢入下水道，然后拨打了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交警赶到现场后，西村杜撰了事故发生的情形，他说自己开车回家路过古城巷口，这个男人从那个巷子里发疯似的跑出来，撞到车上。一名交警走进古城巷口查看，他发现了松枝太太的尸体，立刻通知了总部。于是，刑警赶到现场，警部横川和一名警员立刻对西村进行了询问。

横川问道：“你认识松枝太太吗？”

西村回答：“一个吝啬难缠的老寡妇，我借过她的钱，偿还之后就不再交往了。”

“今晚你出入过松枝太太的住宅吗？”

“没有，只是路过而已。”

“你是否认识交通事故中的死者高桥洋一？”

“不认识，在此之前从未谋面。”

西村胸有成竹，没有露出蛛丝马迹。横川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最后只好让西村签字。西村已经习惯了用派克金笔写字，他望着龙飞凤舞的名字，脸上流露出颇为自豪的神情。

交警将西村送到医院抽血化

验，验证是否酒驾，然后送他回家。第二天，西村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晚饭的时候，电视新闻播放了令他宽心的消息：据报道，昨天深夜，在古城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和一起谋杀案，住在古城巷口的松枝太太被人谋害，凶手竟然是交通事故中的死者高桥洋一。据警方掌握的证据分析，当晚高桥洋一找松枝太太借钱，松枝太太打开保险柜之后，突然心脏病发作。高桥洋一乘机掐死松枝太太，拿走了自己的欠条和保险柜里的现金。但是，他把镌刻着自己名字的钢笔失落在现场，而且仓皇逃离现场之际，被一辆轿车意外撞死……

警察按照西村设置的结果结案，这全都得益于高桥洋一的钢笔，西村突然想起了一个中国词语：一笔勾销，此时此刻此事此景，这确实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词语了。

这天早上，西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是警部横川和一名警员前来拜访，要求带走西村的派克金笔，说是要重新调查杀死松枝太太的凶手。

西村心头一惊，问：“那天新闻报道不是说凶手是高桥洋一吗？”



横川望了西村一眼，侃侃而谈：“松枝太太是被人用双手掐死的，喉咙上有一双完整的手指印痕。交通事故发生后，高桥洋一的左手被车轮碾烂了，大家想当然以为那是一只完整的手，但是，我们刚刚接到木器厂老板提供的信息，高桥洋一不久前被电刨子削掉了左手大拇指。所以，松枝太太脖子上的掐痕不可能是高桥洋一的，高桥洋一是被人陷害的，凶手另有其人。”

凶手另有其人，这与派克金笔有何关联？看到西村满脸惊讶的样子，横川解释说，要做工具痕迹检验。

派克金笔将被拿去做工具痕迹检验，这意味着西村成了犯罪嫌疑人，西村的心里禁不住打起鼓来：自己在现场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从现场拿走的欠条已经销毁，皮鞋和手套已经丢入了下水道，唯一的漏洞是派克金笔曾经遗留在松枝太太家，自己取回之后已经反复擦拭，绝对不会留下松枝太太的指纹。

横川让西村在警方开具的证物接收单据上签字，习惯成自然，西村再次用派克金笔签写了自己的名字。横川盯着西村，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派克金笔果然名副其实啊，书写流畅自然，字迹跟高桥洋一的欠条如出一辙。”

西村浑身一颤：那天晚上，自己向松枝太太借了钱，离开后，不慎将派克金笔遗忘了，而紧接着高桥洋一就来了。松枝太太说过，高桥洋一动过自己的派克金笔，难道他的欠条是用这支派克金笔书写的？果真如此，派克金笔将会把自己那天晚上未曾到过松枝太太家的谎言一笔勾销啊！

想到这里，西村禁不住浑身一颤，派克金笔一下子滑落到警部横川敞开的证物袋里……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佐夫）





□ 汪 志

两份遗嘱哪份有效

胡大海一共有兄妹五个，他是排行最小的，年迈的父母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

前阵子，家里接连遭遇不幸，先是老父突然病逝，伤痛还没有过去，老母亲也因悲伤过度撒手人寰了。

父母双双离世，留下一处上百平方米的房产，市值一百多万。这处房产原登记在父母名下，现在父母亲不在了，按说这处房产该由兄妹五人继承，可父母亲在世时，考虑到胡大海一直和自己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也没有房子，所以瞒着

其他四个子女，偷偷留下遗嘱，并领着胡大海一同去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他们二老百年之后，这处房产将由胡大海继承。

这天，胡大海拿着父母亲的死亡证明及那份公证书去房产部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他四个哥哥姐姐得到消息后，立即赶来阻止过户。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胡大海有公证书，符合法律规定，可是，胡大海的四个哥哥姐姐也当即拿出一份由父母亲及他们四个人签名并按了手印的协议书，说这份“遗嘱”立在公证书之后，更有“法律效力”。



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被搞糊涂了，不知咋办，建议他们兄妹五个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怎么冒出两份“遗嘱”，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原来，父母亲将房产留给胡大海、并已公正的事，一次被母亲说漏了嘴，其他四个子女知晓后都非常气愤，说父母亲太“偏心”了，如果他们得不到房产的继承权，就立即停止供给父母亲生活费。因为胡大海两口子没有正式工作，生活比较困难，四个哥哥姐姐平时每月给父母亲数量不等的生活费。见事情至此，父母亲只好签订了那份“遗嘱”。协议上说，如果父母同意百年之后其他四个子女继承房产，四个子女就按时每月给二老生活费，否则就将停止供给。

胡大海说自己那份公证了的遗嘱有法律效力，可四个哥哥姐姐说他们手中的“遗嘱”签订在后，才真正具有法律效力。没办法，胡大海只好将四个哥哥姐姐告上了法庭，一切由法院判决定夺。

半个月后，法院宣判了结果。胡大海的那份遗嘱具有法律效力，而四个哥哥姐姐手中的“遗嘱”虽签订在后，但属于无效“遗嘱”，房产归胡大海所有。

四个哥哥姐姐当场质问法官为什么，审判长告诉他们，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不能要挟或追加任何条件。四个哥哥姐姐为了得到遗产，以“不提供生活费”为要挟，逼迫父母签字画押，违背了父母的本意，应为无效“遗嘱”。因为，赡养父母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的……

律师点评：

《两份遗嘱哪份有效》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公证遗嘱变更或撤销的有效实质要件。

根据法律规定，公证遗嘱变更或撤销的，首先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立遗嘱人还须由原公证机关办理相关变更或撤销手续，否则无效。

故事中的胡大海父母，原本就办理过公证遗嘱，且反映了父母的真实意思，当属有效。而事后另立的遗嘱，一方面有附加条件，如果不签字，其他四个子女就停止供养，显然有胁迫因素，并非二老主观意愿；另一方面，也没有到原公证机关办理过变更或撤销手续，故尽管时间上在公证遗嘱之后，仍属无效。

（发稿编辑：陶云韞）

（题图：张恩卫）



一个小小的意外，打乱了儿子为母亲精心设计的行程，让母亲看到了儿子真实的“北漂”生活——有辛酸，有挫折，更有激情和梦想……



合租房

□ 老 图

察一番，看看儿子的工作、生活到底怎么样，实在不行，说啥也得把儿子拽回家。

这天，坐高铁到了北京，张女士按照儿子事先规划好的路线进了地铁。

十一月的北京还没下雪，却也寒冷异常。张女士靠着儿子提供的路线图已经换乘了两次，儿子之前告诉她换乘三次就到了，可就在这时，她迷路了。

早上八点半，正是地铁里人多的时候，张女士看时间不早了，便决定找人问路，就在这时候，旁边一个姑娘的拉杆箱突然坏了，张女士

1. 上北京

张女士夫妇原先都在县城的小学当老师，现在退休了。儿子在北京读音乐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搞什么“吉他培训”，和人合租了房，当了“北漂”。张女士夫妇的意思是要儿子回到家乡来，可儿子不愿意。张女士不放心，这一回就亲自去北京一趟，实地考



士就上前去帮忙。见姑娘也是刚从外地过来，她觉得亲切了许多，便和姑娘攀谈起来，并趁机问姑娘自己要去的下一站该如何换乘。

巧的是，姑娘也要去那一站，不过因为要先去看个亲戚，得早几站下车。于是张女士便和姑娘一边聊天，一边陪伴上了路。

姑娘很健谈，一路上，她告诉张女士，自己是从老家来看男朋友的。男朋友年初来北京打工，就住在他们要去的地铁站附近，忙活了快一年也没顾上回家。知道她来，男朋友专门跟公司请了假，下午三点下班后就能见面，能在一起待两天呢。

这姑娘虽然穿着不像城里人那么讲究，却也长得标致，见她冻得哆嗦，张女士有点心疼，便问道：“那你怎么这么早就坐火车来北京了啊？”

姑娘有点不好意思：“我买错票了。他忙，也没跟他说。我打算先去亲戚家，下午再过去找他。”

说着，姑娘要下车了，她亲戚就住在附近。她告诉张女士在哪下车，就道了别。现在还有三站，张女士就能见到儿子了。

很快，地铁到了站，张女士下

地铁又走了十分钟，便到了儿子租住的小区门口。这是一个老小区，叫“幸福花园”。张女士进了小区正找着楼号，儿子小龙就跑了过来，把张女士带的行李一件件往自己身上挂：“您可来了，我的老妈哎！昨天写教案写到夜里三点，早上都没顾上去接您，路不好找吧？”

“就这点路能难倒你妈？小瞧人。”看到儿子后张女士长舒一口气，也更精神起来，“北京也不过如此嘛，也不知道哪儿比家里好。刚才路边卖的黄瓜，不知道哪运来的，都蔫了，要在咱老家……”

“行了行了，妈，咱先不说黄瓜，先进屋看看。”小龙打断母亲的话，带她往自己租的房子走。他知道，母亲此番来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看看他住得怎样，这件事，关系到家里是否同意他继续在北京待下去，事关重大！

2. 儿子家

7号楼601是一套100平米的三居室，小龙和别人合租。张女士年轻时住过大杂院，但这种几户人家共用一套房子的大杂屋还是头一回见。儿子告诉她，最大的一间住着一对白领夫妻，其次的一间住着



两个考研的女学生，他一个人，住了最小的一间，既清静，也便宜。

进了房门，再进了卧室门，张女士才算是到了儿子的“家”。所有行李往地上一放，能坐下的也只有床了。屋子整洁、干净，显然是为了迎接她而专门收拾过的。

张女士环顾四周，看到一个用合金支架和厚布搭起来的衣柜，放着儿子的四季衣服，旁边还有个用支架和塑料板组装的储物箱，放着其他杂物。一个不大的电脑桌下面有个小圆凳，再有就是自己坐着的单人床了。十多平米的卧室，虽说不算个正常的家，倒也五脏齐全，找不出一丝瑕疵。

张女士指着床后面窗户边上的大衣柜，问：“那里放着什么？”这个大衣柜，是这屋里唯一一个不

是简易组装的正常家具。

“那是房东留下的，放着一些被褥啥的，还有我的吉他、支架和给小孩们培训用的教案。”小龙回答着，“您说要来，我就请了两天假，把东西一股脑都塞进去了，这两天就不往外拿了。”

小龙边说边倒了杯水，随后又把水递给母亲：“怎么样？还满意吧？”

张女士喝了一口水，说：“我看不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居住条件，是我能允许的底线了，要是折腾半天住得还没这个好，就趁早给我回家去。你二表舅还没退休，在咱中心小学弄个音乐老师还是可以的，总比在这儿给人做什么吉他培训强……”

“好了，知道了，妈，都会越来越好的。走吧，也快中午了，我带您尝尝新鲜玩意儿去。”小龙如释重负，拿起钱包准备出门。

“去哪？吃啥？还有事没办完呢。”张女士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小龙有点疑惑：“什么事？”

只见张女士从包里





拿出一个笔记本，翻了几页后合起来放床上，站起身拍了拍衣服，说：“买菜去，我要在你这儿给你做一顿饭。”

“啊？”这件事完全出乎小龙的意料，他急切地看看表，十一点半，便站起来说：“好，买菜去。”

娘俩一起出了门……

离幸福小区不远处就有一个菜场，母子俩逛了一圈，又到附近一个超市转了转，买了黄瓜、西红柿、茄子、鸡蛋、肉，几瓶简单的调味料是小龙刚从超市“闪购”的，一起“闪购”来的还有一把筷子、三个盘子和两个碗。

所幸的是，厨房里有共用的锅和刀，在小龙租到这间房子的一个月里，他从来都没关注到厨房里还有这些东西。

工作日的白天，合租的其他人都在单位或学校忙着，不会回家，小龙便和母亲在厨房忙活了起来，一会儿工夫，一桌简简单单的家常饭便做好了。

娘俩坐在客厅里边吃边聊，其乐融融。看得出，张女士做了一顿饭，对儿子的这个住处已经满意了许多，大概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给子女做一顿家常饭，是对牵挂着他们的心最好的抚慰了吧。

3. 巧相逢

吃完饭，小龙看看表，已下午一点。他快速收拾完碗筷，对母亲说：“下午给您安排的日程是看电影，让您感受一下大城市最简单的娱乐生活。”

张女士却说：“我不喜欢看电影，在家待着挺好，多陪陪你，晚点你再送我去宾馆。”

“哎呀，好不容易来一次，怎么能待家里呢？”小龙坚持着自己的主意，“这两天我跟您都住宾馆，陪我时间多着呢。”

正说着，“啪”的一声，家里断电了，小龙说：“看来是该交电费了，您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物业交个电费，回来跟大家平摊，二十分钟就回来。”说着，他就拿着钱包出门了。

不到两分钟，便传来了敲门声，张女士心想怎么这么快，一开门，惊呆了：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竟然就是早上地铁里遇见的那一位，手里还拉着那个坏了的拉杆箱！张女士惊讶地问：“姑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姑娘显得一样的惊讶：“阿姨，您怎么在这儿？”

“这就是我儿子租的房子啊，



早上我下了地铁就来这儿了……先进来再说。”张女士把姑娘让到客厅，姑娘抬头似乎想找门牌号，她一边找一边说：“是吗？我男朋友给我说的地址好像也是这儿，这是……”

“幸福花园7号楼601呀，不对啊，我儿子跟我说，这里三间屋子，一间住着一对白领夫妇，一间住着两个考研的女学生，剩下一间就是我儿子的屋了。”张女士请姑娘坐下，姑娘显出一些不好意思：“哦，是吗？那是不是我听错了？我也不记得是7号楼还是4号楼，反正大概就这附近。我男朋友三点下班，我看完亲戚时间还早，就先过来了，心想，住在一起的会给开

门，先进来歇会儿，没想到找到您这儿来了，要不我再去找找吧。”

“那就一会儿再找，外边那么冷，我儿子去交电费了，一会儿他回来我们再出门。你先歇歇，你男朋友下班还得有一会儿呢。”张女士把姑娘请进儿子的卧室，给她倒了杯水，两人又聊了起来。

姑娘说她男朋友是给小区安空调、修电线的，也是跟人合租一套房子。平时一忙一白天，电话都顾不上打。看到屋子里用支架、厚布和塑料板组装的衣柜和储物箱，她激动起来：“原来组装的家具是这样的啊，我男朋友说他住的地方小，家具都是网上买来材料自己组装的，我心想用塑料组装的家具能用吗？没想到还挺结实。”

张女士笑着说：“看来这大城市的生活啊，都一个样。”

一点二十分左右，小龙回来了，看到屋里坐着个姑娘，吓了一跳，还以为母亲从家里带来个相亲对象呢，听母亲说是路上认识的，找错地儿了，才放心下来，他对母亲说：“时间差不多了，那咱出发吧？”

张女士说声“好”，便对姑娘说：“那姑娘你就委屈一下，再去找找吧。”





姑娘拿起行李说：

“阿姨，没事，我再去4号楼看看，我男朋友也快下班了，谢谢你们。”

三人出门，姑娘去了4号楼，张女士和小龙出了小区，准备坐地铁去电影院。

路上，一个看上去不到三十的年轻人跟小龙打招呼，小龙告诉母亲，那是邻居李大哥，平时挺照顾他的。

娘俩来到地铁口已经是一点四十分了，小龙看看表，说：“还好，来得及。”说着，他便带母亲进了地铁站……

4. 撞上啦

张女士当了一辈子老师，她做事喜欢条理清楚，按部就班。这次来京考察儿子的生活状况，她感觉任务重大，专门把每一件要做的事记在笔记本上，完成一件打一个钩，这样做能让她觉得安心。

而这时候张女士却一点也安心不下来，因为她翻遍了身上的口袋和随身带的包，记事的本子却不见了踪影。小龙见母亲突然停下脚步，急切地在包里翻来翻去，就问了一句：“什么东西落家里了吗？”

“哦，对，想起来了！”小龙这一问提醒了张女士，“我那个记事的本子，落你床上了。”

“嗨，我当是什么呢。”小龙毫不在意地说，“放在家里没事的，明天我取了给您送宾馆去。”

“那可不行。”张女士倒固执了起来，“我这几天要做的事全在上面呢，不拿着它我心里老觉得没谱。”

“哎哟，我的老妈哟，我在您身边呢，有什么没谱的，几件事而已，我提醒您不就得了？”小龙极力劝阻母亲，却不想母亲竟执拗得像个孩子，“不行，我还是得看本子。回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陪我去拿吧，乖儿子。”

见拗不过母亲，小龙只好让母亲在地铁站里等着，他跑回去帮她拿，说完，还没等母亲开口，他就向着来时的方向，飞奔了过去。

张女士先是在地铁站里等，等着也无聊，于是就沿着刚才的路又往回走了起来。尽管儿子已跑远，她依然慢悠悠地往回走着。走过菜市场，儿子没回来，张女士接着往前走；走到小区门口，儿子还没回来，张女士继续接着走；走到7号楼楼道口的时候，依然没有看到儿子回来，张女士便觉得时间有点久



了。那么大点地儿，总不至于找不着吧？她一边想，一边上楼去了。

才上到一半，张女士就听到楼道里一阵争吵声，又上了两步，便听到了一个女子气急败坏的叫喊声：“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咱俩就没完！”

这声音是歇斯底里地喊出来的，张女士听着觉得有些熟悉，她心头一紧，一脚跨两个台阶，往楼上跑去……

张女士跑到601室门口，只见房门大开，客厅里，小龙，还有那个刚才楼下碰到的李大哥，和早上地铁里遇见的那个姑娘，三个人正僵在那里，因张女士的突然闯入，三人瞬间停止了争吵。那姑娘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张女士隐约感到，一个深藏的、她毫不知情的秘密就要揭开谜底了……

5. 说真相

北京是一座忙碌的城市，即便是工作日的下午，也到处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幸福花园”小区旁边有家麦当劳，此时，店里点了餐的人们都端着盘子寻找着座位，脚步匆匆，表情淡淡，谁也不会注意到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四个坐在那

里默不作声的人。

四个人中，张女士和那姑娘坐在一侧，神情凝重，小龙和李大哥坐她们对面，低头不语。四人像是被一个透明的罩子罩着，和整个店里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女士开了口，像是学校里的老师在审学生：“说吧，谁先来？”

李大哥看看小龙，小龙清了清喉咙，说话的声音轻轻的：“我先来吧。既然这样，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就都说了吧。妈，我其实没做吉他培训。刚毕业的时候想跟同学组成一支乐队演出，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可实际情况是，我们还是想得太简单了，遇到了一系列没预料到的困难。两个月后，乐队解散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以后有机会还会再组起来的。”

小龙说，乐队没组起来，就打算找工作。毕业都两个月了，总得挣钱吃饭呐。他想过去做乐器培训，但面试了一个，人家没要他，说他能力很强，但是不适合教学。其实他也不想去做培训，毕竟心里还惦记着乐队的事，所以后来进了一个朋友开的酒吧，干驻唱。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小龙的语速和声调都一下降了很多，他偷



偷抬眼看了母亲一眼，果不其然，他看到了母亲生气加失望的表情。

小龙继续说着：“其实干驻唱挺好的，一直练着不手生，就是得晚上工作，也就是……对，上夜班，白天睡觉。一开始跟朋友一起住的地下室，住了一个多月，听说您要来北京，我想这地下室无论如何难过您的法眼，便想着换个住处，但又确实没攒下什么钱，所以就打算想个办法糊弄过去。”

张女士脸上的表情已经变成愤怒了，小龙怯怯地看了母亲一眼，说：“李大哥我们早就认识，他来我们酒吧改装过线路。那天聊到没钱租房子，李大哥就出了这个主意——两个人合租一间屋。我觉得挺好的，于是我俩就达成了共识，就这么合租了。”

姑娘生气地看着李大哥，李大哥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开始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最初主意是我出的。认识小龙之前我没觉得什么，认识小龙并看到他的作息时间后，我突然觉得我们之前租房子挺浪费。我白天一天不着家，晚上回去也就睡一觉，醒来又得干活；小龙正好相反，一晚上不在家，白天回家睡觉。我想，要是我俩合在一块

儿，一间房子不就充分利用了吗？两人合租，房租还减半了呢，毕竟我来北京一年，挣得也不多。”

姑娘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大哥，望着姑娘的眼神，李大哥慌了，沉吟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了下去：“我俩一拍即合，就租下了这间屋子。我每天从晚上七点用到早上七点，小龙用剩下的12个小时，我们这么租了有一个多月啦。小龙之前说过，阿姨这几天要来北京探他的班儿，可我们都没想到盈盈突然也要来，而且还是同一天……哦，对，我女朋友，夏盈盈。”

李大哥把姑娘简单地介绍给小龙母子，然后继续“交代”：接待家人总得是白天，但两人同一天来，这就不好办了。这次小龙出了个主意，把白天再分开，两人合用。只要挺过这个白天，接下来小龙母子去宾馆住，就不会露馅了。

两人定在下午两点交接，小龙头天下班后直接接待阿姨，李大哥再上半天班，两点小龙母子离开，李大哥下班回去收拾。之所以对盈盈说三点下班，就是想利用这点时间把小龙的东西换下来，码到窗户边的大衣柜里，然后李大哥把自己的东西摆出来。这大衣柜，是他俩东西的中转站。



李大哥说着，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其中的苦涩，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漉漉的了。张女士和盈盈一言不发，听得很入神，也很惊讶。

李大哥咽了一口唾沫，说：“可我没想到盈盈买错了票，在北京已经转悠了一上午。快两点的时候我回来，碰到了小龙和阿姨刚出来。我打了招呼，心想还好来得及，然而刚进小区就碰到了盈盈。我打算先不收拾东西了，就说是朋友寄存的，先带盈盈进屋，我一点都不知道在这之前她已经来过，还碰到了你们。盈盈让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这屋子已经被别人占了，我正焦急地想找借口，小龙就冲进来了。见我

俩还在支支吾吾对眼色，盈盈终于忍不住，大喊起来，然后，阿姨您就来了……”

事情“交代”完，四人一阵沉默。终于，张女士站起身，说了一句：“收拾收拾东西，尽快把工作辞掉回家。”说完，她就转身离开……

小龙随即追了上去，到了宾馆，办好了手续，在房间里，小龙软磨硬泡，声情并茂地说了自己的理想。张女士听了，最终答应让他继续留在北京，条件是必须尽早换一份正常作息的工作，然后重新租个房子，合租没问题，起码自己住一间，钱不够可以先向家里要。

让大家欣慰的是，没过几天，李大哥所在的公司也开始给员工张罗住房问题，他和工友们可以一起租住一套房子，加上公司的一些补助，算下来也能省不少。

张女士离开北京那天，儿子小龙、李大哥和夏盈盈过来送站，他们在检票口外一起向她挥手，大声喊着“路上小心”、“到家了说一声”。

火车开了，张女士拿出笔，在随身带着的笔记本上加了一条：“帮儿子实现他的梦想”，这一条还没打钩……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杨宏富）





一朝风云突变，他失去了一切。从烈火中死里逃生，他犹如恶鬼从地狱重回人间，发誓要让伤害过他的人血债血偿……

□
蒋诗经

大移民

1. 一夜破产

元朝末年，春谷县有个富有的员外，名叫苏子国。这天，苏子国正在午睡，管家胡贵一路跌跌撞撞地跑来，连门都没敲就冲了进来，喊道：“老爷，老爷，不好了！皇上逃走了……”

苏子国猛然惊醒，心里“咯噔”了一下，挥起手狠狠地扇了胡贵一个耳光：“胡说！”

胡贵捂着腮，委屈地说：“外面都在说，新皇上姓朱，年号都改了。”

听完胡贵的话，苏子国慌张地穿上衣服，匆匆赶到门外，连轿子都来不及坐，就向县衙跑去。他必须第一时间见到县令何方元。

苏子国跑了一路，汗滴了一路，到了县衙，看到门前还是以往那个熟悉的门馆，才安心了一点。他摸出几角碎银，扔给门馆，问道：“何大人在家吗？”

门馆点点头，为苏子国打开大门。苏子国松了口气，既然县令还是何方元，那么事情就不大。

苏子国和何方元的关系一直不





错。年前，在一次密谈中，苏子国答应了何方元的怂恿，愿意给元军提供大量的军粮。连年战乱，军粮给出的差价让人咋舌，苏子国答应只要这笔生意做成，会给何方元两成的好处。这是苏子国这辈子做过的最大的买卖，他押上了所有的房屋和田地，还借了无数银两。他以为不久的将来，这笔钱将会成倍增长，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皇朝说没就没了。

苏子国进入内院，何方元正在树下乘凉，他看了一眼满头大汗的苏子国，笑了笑说：“苏兄如此匆忙，是来看看我还在不在这个府上吧？”

苏子国干笑了几声，说：“何大人德高望重，您这样的人才，不管什么朝廷都理当重用。”

“我还能坐在这里，确属万幸。正准备让下人去通知你……”何方元欲言又止，沉默了片刻才说，“苏兄，你还是趁早逃吧。我现在也是自身难保，没法帮你，只怕再迟些，等新朝廷的钦差大人巡视到此，助敌之罪你担待不起。”

苏子国的心猛地一沉：一切都完了，大势已去！他不知道是怎么走出的县衙，踉踉跄跄地往回赶，他要赶在变故之前，收拾细软，带

上妻儿逃路。可是刚到家门口，就发现他的家已经被债主包围了。

这些债主，都曾是苏子国的“挚交”，他们是米店、布店、油店、茶店各色店铺的老板，如今他们都在门口嚷嚷着，咒骂着，什么难听骂什么。而庭院门前，守着的却是赵家当铺的几个打手，其中一个头目一脸蛮横：“都滚远点，这个屋现在不姓苏了！”

消息比苏子国想象中还要传得快，他正在犹豫要不要和债主们见面，却听见有人大喊：“他在那儿！”一眨眼，所有债主都围了过来，那些曾经和善的面孔，如今都已经扭曲，他们喝问苏子国，什么时候能还钱。

苏子国强自镇定，朝大家拱了拱手应道：“诸位，请息怒，朝廷的款项还没有到，等银子一到，苏某定当连本带利，一并奉还。”

苏子国的话还没有落音，突然耳根一疼，不知谁趁乱扇了他一巴掌，然后就有人叫道：“还在撒谎，你把爷儿们当傻子呢！”苏子国还没有反应过来，债主们的拳脚就砸了下来。他们借出的银两都化作了愤怒，苏子国被打倒在地，身上不知挨了多少拳脚……



2. 死里逃生

苏子国像死了一样躺在地上，直到债主们觉得再打可能会出人命，才各自骂骂咧咧地散去。苏子国全身泥血，慢慢地爬到宅院门口，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只脚。对，没错，只有一只。

那只独脚上穿着一只考究的靴子。这只靴子，至少要值五两银子，根本不是普通人能穿得起的，苏子国认识它，它属于赵三典。苏子国慢慢地抬起了头，冲着赵三典笑了笑。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嘴里全是血，笑得比哭还难看。

苏子国破产，赵家当铺的主人赵三典是唯一的受益人，因为当初苏子国将田地和房屋抵押给赵三典的时候，价钱低得离谱。苏子国当时踌躇满志，以为不久后就能赚大钱，赎回田地和房屋易如反掌，只是没料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赵三典看着满嘴是血的苏子国，皱了皱眉，同情中带着揶揄地说道：“你还是快走吧！”

苏子国也知道自己应该走，可是他想回家带上妻儿，带上细软。

赵三典叹惜地摇了摇头：“兄弟，你还是没经历过江湖啊，我失去的这条腿告诉我，这个世上没有

任何人可以相信。你的妻子已经在我来之前，裹着细软跟相好的跑了。这个屋，不过是个空屋，你还有进去的必要吗？”

相好？苏子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妻子会有相好？他苏子国在春谷县怎么也算个人物，谁敢动他的女人？

赵三典冷笑了一声：“你妻子和管家胡贵在你眼皮底下通奸，你却毫不知晓，真不知道你的那些钱是怎么赚来的。”

胡贵？苏子国只觉得浑身发冷，他最信任的两个人有奸情，还一起带着细软逃走了。这对苏子国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三典的双拐发出“笃笃”的声响，他已转身进了门，临进门的那一刻，又回过头来说道：“兄弟，留着命才是最重要的，你再不走，你这条命就没了。那些债主得到的消息，都是何县令派人通知的。为了拿到你的田地和房屋，我可没少给他好处。”

苏子国现在终于明白了，是何方元要逼走自己。自己如果留在此地，成为阶下囚，没准就会说出何方元和他一起资助元军军粮的事。新皇即位，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脾性，所以何方元这一招很谨慎，逼苏子



国逃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何方元才能高枕无忧。

苏子国已经没有一点退路了，他剩下的路，只有一个字：逃！

苏子国尽量避开人群，找一些小村落乞讨为生。几个月风餐露宿，他的牙龈已经全部溃烂，啃不动树皮和草根了。终于，他决定去前面的芜城讨点饭菜，毕竟城中的人们生活富裕一点。

进入芜城，苏子国奇怪地发现，这个县城的街角没有乞丐，他一个人蹲在那里有点突兀和可笑。路过的人们都能看见他，却没有人丢给他一个铜板或一个馒头。

一队衙役路过，苏子国慌忙低下了头，然而，几个衙役却站在苏子国的面前，让他抬头。苏子国抬起了头，为首的衙役连盘问都没有，就大手一挥：“带走！”

苏子国并没有被带到牢房，而是被带到了郊外一座破旧的庭院。庭院内，有无数和他一样的流浪汉。到了晚上，苏子国喝上了又香又烫的米粥，他这才明白，如今，乞丐出身的新皇帝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天下再也没有乞丐。不久前，皇上下了一道圣旨：“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从此，各地再也看不见乞丐行乞，行乞者都被安置在居养所里，登记在册，不必再颠沛流离。

苏子国也登记了，他用了个假名，叫刘二。住在居养所里，苏子国暂时告别了生活的艰辛，内心的痛楚却又开始苏醒。这天深夜，整个居养所的流浪汉都已睡去，只有苏子国夜不能寐。

这时，门外发出了轻微响声，像是有人在锁门。苏子国轻轻起身，来到门边，听到门外有人低声交谈。那交谈的内容，让苏子国的脑中响起了一阵惊雷。门外的几人，竟然商量着要将这些流浪汉全部烧死。





苏子国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逃走，可是门已锁上，火很快冲天而起。苏子国再也无暇多想，他抱起一床破旧的棉絮，冲到尿桶边，将所有的尿浇透了棉被，然后披在身上。屋里开始出现了慌乱的号叫，苏子国保持着最后的冷静，忍受着火烤烟熏的痛楚，在后窗烧塌的一刹那，披着被尿浸湿的被子，冲了出去。

苏子国冲出了火海，他的身上已经着火，直到滚入一个泥潭里才熄灭了火焰，没有保护的脸上和手上，疼痛难忍。

回头再看居养所，一片废墟，他成了这次火灾唯一的幸存者。

3. 重归故里

洪武二年的春天，春谷县来了一个人，此人整张脸都是火烧的痕迹，一双眼睛发出阴郁的光芒，格外瘆人。他说起话来，声音沙哑不堪，嗓子像是被烟熏坏了。

没错，这个人就是苏子国，但他如今已经改名叫刘二。春谷县也有居养所，里面也住着一些流浪汉。刘二住在春谷县的居养所里，酝酿着心中的计划。

刘二去县衙的那天，门馆还是

那个门馆，但他已经根本不认识刘二。刘二说要求见县令何大人，却着着实实挨了一顿打。一个流浪汉，口出狂言，想要见县令大人，不打他打谁？

刘二擦去嘴角的血迹，指着门馆沙哑地说道：“如果你不帮我通报，等我再想办法见到何大人之后，你可能就看不成这个门了！你告诉何大人，有人送来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门馆看着刘二笃定的样子，有些发虚，恨恨地骂了一句，才转身进了门。

刘二终于有机会走进了院落，何方元正坐在厅前的红木椅上喝茶。刘二不急不徐地将心中想法和盘托出。何方元双手一抖，重重地放下茶杯：“胡说，本县怎么能做这样贪赃枉法的事情？你是不是想来找死？”

刘二淡淡说道：“当年曹操粮草不济，就让仓官克扣士兵粮食，于是军心不稳。曹操为了消除传言，又将仓官杀了，这样士兵反而认为曹操军纪严明，军心稳定了。那个仓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替罪羊。而我，愿意当那只羊。”

何方元依旧冷冷地看着刘二，说：“我凭什么要用你？”



刘二毫不畏惧地回道：“因为其他人不敢拿命冒这个险，而我面目丑陋，无牵无挂，才能为您所用。”

何方元确实是老狐狸，他死死地盯着刘二，问：“居养所里只有这点流浪汉，就算皇上给他们每人百两银子安置，又如何能发财？”

刘二道：“机会是制造出来的，只要何大人愿意，我可以为您制造出无数的穷人。”

说罢，刘二说出了一番让何方元大惊失色的想法。不过，何方元很快恢复了镇定。改朝换代之时，他为了保住官位，已经用尽了所有积蓄，而如今的皇上，对待官员无比苛刻，想再从官位上弄钱，着实困难，刘二的方法，确实是万全之策，有他这只替罪羊，能挡去很多麻烦，但刘二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何方元的口气终于缓和下来。

刘二看了看还杵在院外的门馆，指着门馆说道：“我要的和您一样多。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让那条狗先来叫我一声刘老爷，虽然他得罪了我，但您仍然要把他留在这个位子上，他确实是条好狗。”

何方元终于知道，一个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绝不是简单的人物，他甚至要和县令平分利润，可是如

果没有他，自己就只能当清水县令，一两银子也挣不到。前不久，芜城县令因为贪污居养所的扶贫银两，放火烧人事发，被凌迟处死。这样的覆辙，他可不愿重蹈。

刘二走出县衙的时候，门馆哭丧着脸，脸颊上还留着何县令的巴掌印。门馆毕恭毕敬地打开了门，躬身对刘二说道：“刘老爷，慢走。”刘二停下脚步，摸出身上仅有的两枚铜钱，扔给了门馆，才扬长而去。

从此，他不再需要这些铜钱了，他要的只有——银子。

居养所的所长变成了刘二。刘二是穷苦人家出身，对流浪汉特别好。居养所的钱不够用，刘二拿出一块祖传的玉佩，用盒子封好，请何方元县令当保，去赵三典的当铺当了几十两银子补贴了进去。

流浪汉比普通人的日子都过得滋润，春谷县一些光棍甚至抛下贫瘠的田地，来到了居养所，邻县居养所的人也偷偷地跑到了春谷县。不久后，春谷县居养所里上报的人员竟然已高达几百人。这些人，每月由府衙核实后，上报朝廷，拨下银两养活。

银两到了之后，刘二拿着钱去赵三典那儿赎回玉佩。刘二是何方



元的人，赵三典当然不敢怠慢，拿出当初封存的盒子，原样奉还。刘二当场打开盒子，可盒子里哪有什么玉佩，只是一块石头。赵三典看见石头，心里一惊，知道来者不善，但他走过江湖，立马打着哈哈说愿意赔钱。刘二冷哼一声：“那是祖传之宝，你赔得起吗？”

赵三典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能在春谷县开着这样的当铺，没有一定的手腕和势力，也是寸步难行。既然好说不行，那只有用武了。

刘二简直就不堪一击，被扔出当铺时，丑陋的脸上沾满了血迹。赵三典指着他说道：“别以为有何县令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不识抬举，有空你问问他，老子是什么人！”

刘二擦了擦脸上的血迹，一言不发地走了。当天晚上，赵三典的当铺就被人砸了，几百号人，全是居养所的人。他们把赵三典的当铺砸得稀巴烂，赵三典的另一条腿也被人打断了，成了一个瘫子。他一步一步地往县衙爬，可是还没到县衙，就被衙役们当作了流浪汉强行送

到了居养所。

赵三典寸步难移，被关在一个冰冷的房子里。半夜，刘二独自一人踱着方步走进来，指着赵三典的腿说：“你失去的那条腿告诉你，这世上没有人可以相信；而你剩下的这条腿会告诉你，不要轻易小瞧一个落难的人。”

赵三典瞪着血红的眼睛问刘二到底是什么人，要这样害他。刘二冷笑着并不回答，反而说道：“当年，如果不是你放走了胡贵，怎么会知道是胡贵背叛了我？”

赵三典这才惊恐地意识到，刘二就是苏子国。刘二并不否认，只追问胡贵的下落。赵三典突然大笑





起来：“现在，你的儿子恐怕已经改姓胡了吧？”

赵三典当天晚上就死了，具体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赵三典这样一个狠角色，死在了刘二的手里，而这件事，何方元竟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变本加厉

刘二接手了赵三典的当铺，把他的财产全部变卖，换成银子，只留下了苏子国的宅院。刘二再一次站在苏家的院子里，无限感慨。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他想要回的，远远不止是这个宅院。

刘二将一大半银子分给了何方元，剩下的钱用来把居养所修葺一新，还建了澡堂。这天，刘二特意买来了酒肉，让居养所的人都大快朵颐。喝完了酒，刘二双目含泪，说：“诸位，我们遇上了一个好皇帝，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可大家想过没有，居养所不可能养大家一辈子，因为这里不是家，只有有了自己的家，才能算得上好日子。”

流浪汉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刘二想说什么。

刘二继续说道：“如今皇上再次开恩，要将大家安置到曾经被战

争破坏的地方去。每人都会分到一块地，从此大家一律平等，都能做个有家有室的人了。只不过，在去之前，你们要改一个对应的名字，去了就能找到安置的地方。”

流浪汉们一听，还有这等好事，不过就是改个名字，哪有不应承之理？刘二得到大家肯定的答复，牵动着嘴角，丑丑地笑了。

洪武二年，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开始移民垦田，凡愿移民垦田者，都由朝廷拨发路费和补贴。而刘二提供的这些流浪汉，离宽乡很近，所以，他们不过是顶替了那些远在狭乡早早被害死的冤魂，这样一来，刘二和何县令不但省去了移民的全部路费，还贪没了其中的大部分补贴。这笔生意，无本万利。

这一招，正是刘二从火场里逃出之后，悟出的一条发财捷径。每过几个月，从刘二的手中都会卖出一批搜集到的流浪汉。没有人追究刘二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间发了大财，反而到处传说刘二是春谷县最大的善人，只要走投无路，就可以投奔到居养所，然后开始新生活。那些被送去移民垦田的人到底命运如何，并没有人亲眼见到，但据刘



二说，这些人无异于去了人间仙境。

刘二成了春谷县最大的善人，不单体现在居养所这块儿，他开始涉足春谷县的各种生意，他在米店旁开了另一家米店，在茶店旁开了另一家茶店，在布店旁开了另一家布店……这些店主无一例外，都曾 是苏子国的债主，是把苏子国踹倒在街头的人。

刘二的店不赚钱，甚至亏本经营，他要的只是把对手挤垮，让他们的货物堆在仓库里发霉，让他们走投无路。刘二做的一切，降低了物价，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春谷县现在还有谁不知道刘二？老百姓供着他，何方元护着他，他成了春谷县的传奇。

只有何方元清楚，刘二得到的一切，是拿项上的人头换来的。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何方元会第一时间拿刘二去顶罪。

刘二现在手下有了人，就派人偷偷地出去寻找胡贵。这天，终于有手下来报，说找到胡贵了，他在邻县的居养所里偷东西，被逮住了。

刘二不动声色地让人出高价将胡贵买到了自己的居养所。他看都不想 看这个人，只让手下将胡贵绑在隐蔽的刑房之内，逼问胡贵的妻

儿在哪里，可胡贵却死不承认自己有妻儿。手下按照刘二的吩咐，把胡贵往死里打，直打得他奄奄一息，仍然没有任何结果。再打，这个人就不是活口了。

夜深人静，刘二走进了房间。看着满身是血的胡贵，刘二的心也在滴血。终于，他长叹一声，嘶哑着声音说道：“胡贵，我一直待你不薄，你为何这样待我？”

胡贵费力地睁开眼，虚弱地问道：“你是谁？你如此拷打我，怎么叫待我不薄？”

刘二死死地盯着胡贵：“你为什么要拐走我的妻儿，他们现在在





哪里？”

胡贵看着刘二丑陋的脸，泪水流过了带血的脸颊：“你是老爷！”

刘二无言地点了点头。胡贵痛苦的神情中有了一丝笑意，艰难地叙述起逃走那天的情形。

那天苏子国离家后，赵三典的几个打手就凶神恶煞地冲进了屋子。胡贵见情形不对，情急之下，只好带着夫人和少爷从后门逃走。等胡贵再回来找苏子国，却听赵三典说苏子国已经独自逃走了，胡贵只好带着夫人和少爷去了邻县的亲戚家暂避。两年多来，他们一直寻找苏子国的消息，却毫无音信。

刘二冷冷地看着胡贵，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这些胡说？那些细软呢？”

胡贵苦笑：“老爷，细软我们一件也没带出去。现在夫人和少爷都在邻县的黄庙村，他们一直在等我讨食回去，你快去救救他们吧。”说罢，胡贵就昏厥了过去。

刘二听罢，再也顾不上细究，立即让人备马，连夜去黄庙村。

5. 幡然悔悟

刘二赶到黄庙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见到妻儿的那一刹

那，他只觉得恍如隔世。他的妻儿正有气无力地相拥着躺在床上，瘦弱得不成人形。刘二的眼泪下来了，看到妻儿遭的罪，他终于相信，胡贵确实没有带走细软，那些细软都被赵三典吞了，但他还是不太相信，胡贵和自己的妻子是清白的。

刘二让下人买来饭菜，喂饱了妻儿。他的妻子这时才知道，这个面目已毁的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苏子国。刘二让下人带着儿子去一边玩，然后才沉声问妻子：“你和胡贵没有奸情，为什么会死心踏地地跟着他？”

妻子怔怔地看着刘二，泪如雨下：“两年来，我日日盼着团聚，不料你回来了，问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个！我把儿子交给你，也算对得起你苏家了，剩下的，我只能用死来证明清白了。”说罢，她转头就跳下了屋前的那口枯井，只留下一声沉闷的摔响。

刘二猝不及防，慌忙叫手下捞起妻子，却已是阴阳两隔。

临走的时候，还不是很懂事的儿子拉了拉刘二的衣服说：“你真的是我爹吗？你要带我走吗？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牛棚带上我家的管家胡贵？”



刘二吃惊地问道：“胡贵一直都住在牛棚里？”

儿子懵懂地点了点头：“他不住牛棚能住哪里呢？”

刘二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这一次，他又错了。

刘二带着妻子的尸体和儿子回到了苏家大院，儿子高兴地叫道：“这是我家，我记得，这是我家。”刘二听着儿子的笑声，心如刀绞，这个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他找到了爹，却已失去了娘。

这一切，是怪这个乱世，还是

怪自己？刘二也不知道。

胡贵被救活了，成了居养所里刘二最得力的手下。

居养所里的人越来越多，可何方元却没有再收到一丁点银两。何方元特地去了一趟居养所，冷冷地盯着刘二说道：“我信任你，你可别耍什么花招！”

刘二淡淡一笑：“何大人，你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个完整的交代。”

当夜，昏暗的灯下，刘二对胡贵说道：“我曾错怪过你一回，你可以恨我，但现在我必须把儿子再一次托付给你，你带着他连夜走吧。我作过的恶，已到了偿还的时候了。我不能给你钱，这些钱都是不干净的，我只希望，你能把我的儿子抚养成一个善良的普通人。”

胡贵流着泪，点着头。

洪武三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审批了一个大案：一个面目全非、自称叫苏子国的助敌罪人自首，他在逃亡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移民卖人案骇人听闻。朱元璋龙颜震怒，敕令严查，然后御笔亲批，斩杀了此类案件的所有涉案官员，共计319人。

（发稿编辑：吕佳）

（题图、插图：谢颖）





故事会微信号: story63, 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 参与互动!

· 神探夏洛克 ·

行乞者

这天, 哈利刑满释放回到家乡, 发现妻子已经另嫁他人, 他发誓一定要创出一番事业来, 好让前妻后悔。可怎么才能在短时间内发大财呢? 当晚, 哈利住在一间废弃了的小屋里, 没床没被, 缩身躺在一堆石棉纤维中, 辗转反侧了一夜。

次日凌晨, 哈利偷偷回到盲眼母亲的家中, 偷走了母亲的相关证件。上午, 哈利就赶到保险公司用释放费为自己投保了人身意外事故险, 保险额为 10 万元, 受益人是他母亲。

三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 哈利在街头遇见了一个长相、身材都和自己相仿的行乞者。当晚, 哈利和行乞者在小屋里开怀畅饮。行乞者渐渐醉倒, 双手伸进石棉纤维中睡着了……

见行乞者没有反应, 哈利伪造了烟蒂引发失火的现场, 纵火焚烧了小屋。

临走时, 哈利将自己的释放证明和一个酒瓶扔在小屋门口火烧不到的地方, 看上去像是醉汉摔倒时掉了东西。接着, 他在母亲家的阁楼上隐藏了三天, 终于听到了警察对母亲宣布他被烧死的消息。次日一早, 哈利正准备乔装去取保险赔付款时, 夏洛克带着几个警察冲上阁楼逮捕了他, 并说道: “计划不错嘛, 可惜有破绽……”

亲爱的读者, 你看出哈利的破绽在哪里吗?



超级视觉 华丽宫殿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是著名错视艺术家 Rob Gonsalves 最新力作。在这幅油画的上半部分, 是一栋华丽宫殿, 但往下看, 这栋宫殿竟然是一个男人未完成的拼图。

疯狂QA

象棋和围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9ZRaHL>。
 3. 购买 2017 年 9 月下《故事会》。
- 动感地带, 与您不见不散! 上期答案见本期P47。





天堂之路 不轻松

■ 姜献忠

罗克是个普通工人，平时工作劳累，家境贫寒，他感到活得太累，听说上帝在人间还有一个办公室，这一天他就去找上帝诉苦，想早一点上天堂享福。

上帝听了罗克的话，笑道：“你的人生岁月还没有过完，只能先上天堂参观一下。而且，天堂之路崎岖难行，我得给你配置一点装备。”说罢，他一招手，一辆叉车从仓库里叉出一个十字架来，只见叉车手一按手柄，便把十字架稳稳地放在罗克的背脊上。

罗克一下子被十字架压弯了腰，他不由得惊叫起来：“痛死我了，这是什么装备，太沉重了，能不能量身定制，给我换个轻点的？”

上帝随手点开座椅旁边的大屏幕，用一根亮晃晃的金属棒，指点着上面的画面，说：“看看吧，这种十字架，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统一型号，你看那些已经行走在天堂之路上的人，他们的十字架都和你的一样，没有大小轻重之分。我办事，公平得很。”说罢，大屏幕“啪”的一声关上了。



就在这时，外边的喇叭响了起来：“已经领到十字架装备的人，请背好你的十字架，抓紧时间上路……”催促声中，罗克只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稀里糊涂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上路了。刚开始，走得还算轻快，走了几里地后，额头上开始出汗，他喘息着停下来，把十字架放在地上，想休息一会儿。

罗克一边擦汗，一边看着地上的十字架，心想：这十字架是那樣的笨重，如果能用刀把它砍掉一些，让它变短，再背起来不就轻了吗？

可是，该去哪里找一把砍刀呢？罗克想：都说上帝慈悲心肠，我干脆回去找他要吧。于是，罗克立刻快步往回走，再次走进上帝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意，没想到上帝不但没有赞扬他的聪明，反而语气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罗克大为扫兴，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躲藏在上帝办公室前的花草丛中。等到天黑的时候，罗克弯着腰，悄悄地钻出花草丛，来到仓库的墙根处，拆掉了库房的玻璃，钻窗而入，趁着月光，从一大堆物品里找到了一把亮晃晃的砍刀。一名站岗的天使发现了他，大声喊叫“有贼”。罗克向天使挥动了几下砍刀，把天使逼到墙角，然

后转身而去。

紧接着，罗克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原地，他用砍刀对着十字架加工起来，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累得胳膊酸疼，才把十字架砍短了。罗克把十字架背在身上再次上路，感到轻松了很多。罗克的身边，不断地有行人经过，他们全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罗克，罗克心中不禁得意洋洋：这些人，都太愚笨了。

走着走着，突然，前方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壕沟，一起前行的那些人，纷纷把各自的十字架架设在壕沟上，搭成了可以通行的桥梁。

这个时候，罗克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上帝早就知道天堂之路上有这样一条壕沟，他给我们配备的十字架，就是可以在壕沟上架设的桥梁啊！

罗克赶紧从肩上拿下十字架，试着放在壕沟的沟沿处，向对岸推去，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他的十字架被砍短了，长度减少了一半还多，根本无法延伸到对面。罗克急得惊慌失措，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掉进了壕沟。

这当儿，走来一名天使，他笑眯眯地站在壕沟边上，举着喇叭，对天堂之路上的人们喊道：“请越



过壕沟的人把你的十字架上交，然后领取进入天堂的门票。请注意，一个十字架只能领取一张门票。”

罗克惊呆了，自己这趟天堂之路，看来算是白走了，他愤愤地嘀咕着：“不行，不能这样，上帝必须给我说清楚！这条壕沟，他原本是知道的，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呢？如果早点对我说，我怎么会把十字架砍短呢？”罗克挣扎着往上爬，幸好壕沟的土壁上有一些可以踩踏的坎儿，于是他费力地踏着这些坎儿，爬出了壕沟，气势汹汹地去找上帝算账。

上帝见罗克又来了，马上明白了他的来意，笑吟吟地说：“罗克

先生，先不要动怒，你既然来了，我就请你参观一下十字架的制造工艺吧。”

于是，一名天使带着罗克去参观十字架生产车间。在这些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碌着，有的拿刀，有的持斧，用原始工具生产出了一个个木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罗克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天使并不言语，又带着罗克来到后面的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手中所握的竟然是鹅毛笔，一个个蘸足了墨水，在传送过来的木块上写字。罗克定睛一看，木块上写的分别是“谦虚”、“吃苦”、“温良”、“担当”、“勇敢”、“友善”、“宽容”……

然后，他们又来到最后的工段，这个工段承担的任务是组装，工人们把写有文字的木块粘合在一起，于是，一个完整的十字架就这样完工了。看上去，它们是那样的沉重。

罗克终于明白，被自己砍短的十字架，不光是体积小了，更缺了不少写有文字的木块，比如“责任”、“义务”、“毅力”……他不禁陷入了深思：天堂门前的那道壕沟，该靠怎样的装备，才能步履从容地迈过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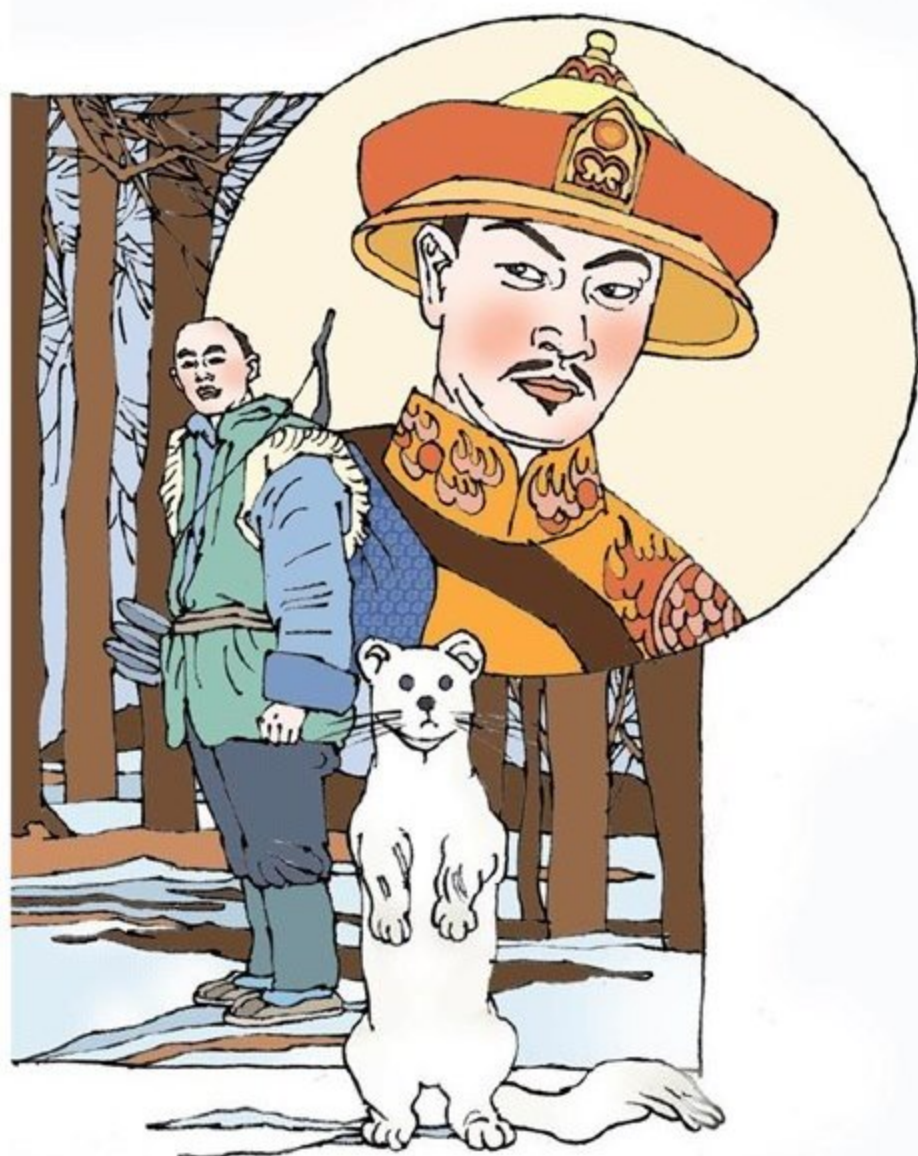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插图：孙小片）



■
曾
俊

雪貂奇缘



· 民间故事金库 ·

这日大雪初晴，乾隆皇帝带着一帮护卫、臣子到围场打猎，偶遇一只通身雪白的雪貂，这雪貂可是百年难遇，可惜苦追未得，乾隆皇帝由此落下心病。

身边的大臣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乾隆皇帝便在城门广贴告示：谁若能活捉此貂，必有重赏。

城门口人来人往，可几日下来，皇榜却无人敢揭。这天正午时分，一年轻猎户路过此地，恰巧皇榜被疾风吹下，落在猎户面前。猎户看了看告示，暗自冷笑道：“这有何难？”正欲离去，这话却被一旁的侍卫听着了，侍卫立刻把这猎户押进了皇宫。

乾隆皇帝得知情况后，眉头一紧，说道：“好你个山野莽夫，居然大言不惭。”猎户依旧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道：“区区一只雪貂，又有何难？”

乾隆皇帝突然说道：“常闻貂有三宝，雪貂更是千载难逢，这雪貂当下正能圆朕三个心愿，你若活捉献上，朕必定满足你三个要求。若不能，就你藐视皇榜这一条，朕必定要治你全家之罪。”

猎户知道自己已经没了退路，





斩钉截铁地说道：“给我七日时间，我必活捉此貂。”

猎户名叫孟广林，二十出头，回家和母亲一说此事，母亲连连悲叹：“你这是要闯祸啊，皇家之言岂可相信，外面能人多得是，哪个没本事？可又有谁敢去揭榜，你又何必逞这口舌之强？”孟广林顾不上母亲的唠叨，背着弓箭独自上山去了。

这孟家乃世代猎户，其父早年打猎时不幸跌下山崖，不过孟广林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纯白雪貂素来罕见，只在黄昏和黎明出没，极难捕捉，但这雪貂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极通人性，只要看到路人有难，便会相救。

孟广林凭借雪貂这一致命弱点，找准山头，一到傍晚就脱掉身上的衣物，卧雪不动，冻得全身发紫，以期引来雪貂。

半夜时分，孟广林饥寒交迫，实在受不了了，刚想爬起来，可由于体力不支，两眼昏花，便晕倒了过去。直到东方微微露出鱼肚白，孟广林才苏醒过来，顿时感觉身上传来一股莫名的暖流，他缓缓睁开眼睛一看，一只

洁白无瑕的雪貂正张开四脚，匍匐着趴在自己胸口上为自己取暖。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孟广林翻身跃起，猛地一抓，死死掐住了雪貂的脖子，把它装进了早就准备好的布袋里。

回到家，孟广林立刻把雪貂装进了笼子里，他把自己的遭遇和母亲一说，母亲惋惜道：“真是造孽啊，这雪貂救你一命，你却要把它献给皇上，那定是九死一生。”母亲边说边抚摸着雪貂，连连叹气，雪貂卧在笼子里，神情悲戚，双眼含泪，不停地发出哀号。孟广林的母亲摸着摸着，突然大叫道：“这





雪貂，万万杀不得啊，一定要放了它。”

原来，这是一只母貂，且身怀六甲，不久将分娩，母亲由此不忍杀生。猎户一行中有句古话：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这是猎户的祖训，况且这雪貂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怎可恩将仇报呢？但是人命大于天，此时的孟广林无从选择，总不能为了这只雪貂，拿全家大小的性命开玩笑吧。

孟广林和母亲再三商量后，次日还是提着笼子来到了皇宫。乾隆皇帝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雪貂，心情大悦，对着孟广林笑道：“有了这只雪貂，今日终于可以圆朕三个心愿了，朕答应过你，只要献上这只雪貂，朕定满足你三个要求，你有什么要求快快说来。”

孟广林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皇上道：“草民的要求很简单，都写在纸条上，相信皇上一定会满足草民，还请皇上过目。”

乾隆皇帝展开纸条一看，脸色一阵白、一阵红，顿时勃然大怒，一拍龙椅，令人把孟广林轰出皇宫。

原来这孟广林在纸条上仅仅写了六个大字：貂皮、貂心、貂鞭。而皇上苦心寻找此雪貂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三宝，他万没想到这孟广林

的三个要求居然和自己的三个心愿不谋而合，自己的心愿完全被人猜了去，颜面扫地，这才恼羞成怒。

其实这个计策正是孟广林母亲一手谋划的，雪貂三宝，无人不知，皇上的心愿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她猜也猜出来了七八分，便出此下策，先下手为强，以此挽救这只无辜的雪貂。孟广林本以为皇上会碍于情面拱手相让，却没想到皇上不仅失信，还把自己轰出皇宫。

乾隆对这雪貂三宝其实早就做好了安排，貂皮给畏寒的额娘做件马褂，貂心给体弱的德妃补身子，至于这珍贵的貂鞭肯定是自己享用，他又怎么会轻易拱手让人呢？

再说这孟广林被护卫拖出殿外，死活不肯离去，极力呼喊：“皇上，君若杀貂，必先杀民……”

乾隆皇帝越发受不了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冲了出去，大怒道：“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朕今天就成全你，来人啊，给我拖出去斩了。”

这事惊动了不少人，各宫各院凑过来看热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可这时，孟广林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乾隆皇帝被他这么一笑，摸不着头脑，怒道：“死到临头，为何



大笑？”

这时，皇帝身后忽然传来声音：“什么杀貂杀民的，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众人一看，原来是德妃搀扶着太后看热闹来了，刚才说话的正是太后娘娘。众人连忙行礼，太后和德妃娘娘便向众人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乾隆皇帝微微笑道：“大胆刁民，太后不喜欢什么杀啊杀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能说服我们三人，定饶你不死。”

孟广林跪地磕头道：“皇上的孝心感天动地，众所周知，貂皮能暖人心，如若做成马甲只能暖一人心，如若活着还可以救人，那是暖千万人心。”接着，孟广林说了雪貂如何搭救自己的经历，众人感叹，

这才得知雪貂原来还有取暖救人的天性，太后一听立刻对皇上表态，这貂皮马褂不要了。

孟广林看了看肚子微微鼓起的德妃，接着说道：“貂心补孕，未尝不可，可我母亲说这只雪貂腹内怀有小貂，不久将分娩，同是‘母亲’身啊……”德妃一听，摸了摸肚子，道：“皇上的好意臣妾心领了，但是要杀这怀孕的雪貂给臣妾补身子，臣妾实在受不起。”

孟广林最后才看了看皇上，说道：“皇上最后的一个心愿是欲取貂鞭，可万万没想到吧，如今这只雪貂乃雌性，就算您杀了草民，杀了雪貂，您也得不到想要的貂鞭，这或许就是天意，要让皇上饶了这只雪貂。如今我一个要求都不要，只求皇上满足我母亲一个心愿，放了这只雪貂，保我全家平安。”

乾隆皇帝听完，羞愧难当，恨不得从地缝里钻进去，连忙派人把孟广林和雪貂一并送出宫外，这才平息了这场难堪的闹剧。这段雪貂奇缘一时也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陆小弟）





■ 刘 勋

闹心的硬币

清明区法院马向前法官最近遇上了一件闹心的案子——

有个叫蒋明亮的，开着一家搬家公司，去年购买了娄大山两万块钱的编织袋，却迟迟不付货款。娄大山一气之下把他告上了法院，可蒋明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直到法院要对其执行司法拘留了，蒋明亮这才服软，他打电话让老婆李红拿两万块钱到法院，特别嘱咐要拿衣柜里的钱。

另一边，娄大山接到通知也赶到了法院接待室。不一会儿蒋明亮

老婆当真来了，一起来的还有两个搬家工人，两人合力抬着一大袋东西，看上去很沉。李红一脸严肃地说：“钱都拿来了，你们抓紧放人吧！”说着一摆手，两个工人就把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倒，“哗啦啦”，各种面值的硬币像流水一样涌出袋子，堆了满满一桌子。

这分明是蒋明亮夫妇俩故意使坏！可人家终究还了钱，马向前也不好说什么。他找了几名同事和娄大山一起清点硬币，大伙儿忙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数清。看最后还剩不多了，娄大山不耐烦了，说不数



了，就算少点也认了。随后，他雇人又雇车，把这堆硬币带走了。

真是一出闹剧！马向前只觉得好笑，没想到过了没几天，他接到蒋明亮的电话，对方语气里带着哭腔，说是请求马法官帮着做做娄大山的思想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马向前让他来办公室当面说。很快，蒋明亮两口子就提着高档礼品来了。见了马向前，蒋明亮把门一关，“扑通”就跪下了，老婆李红则把一个厚厚的红包往马向前口袋里塞。马向前坚决拒绝了礼物和红包，让蒋明亮好好说话。蒋明亮说，他上次给娄大山的硬币里混有三枚价值不菲的纪念币，是自己多年的珍藏。

马向前说这事直接找娄大山要就是了。李红在旁小声说：“娄大山在电话里说没看见，还说如果马法官给我们说情，他允许我们到他家去找。我们想好了，要当面给娄大哥道歉，并用整钞换回那堆硬币，我们还多准备了两千块。”

这事也真是折腾，不过，马向前愿意当这个和

事佬。他当即给娄大山打了电话，娄大山果然同意马法官带着人到他家找纪念币。蒋明亮不禁破涕为笑。

到了娄大山家，蒋明亮夫妻立马点头哈腰地道歉，客客气气地递上两沓整钞。娄大山笑着说：“那你们今天得辛苦一下了，前几天我卖了些家里的废品，也收了一堆硬币，和你们那些硬币混在一块儿了，堆在厕所边的棚子里还没整理呢，你们自己去数吧。”

蒋明亮两口子不敢耽搁，钻进臭气熏天的小棚子里忙乎起来。因为那几枚纪念币和一般硬币大小、质地都差不多，两人怕看漏了，不得不仔细核查每个硬币。高温天，没空调没风扇的，两人汗流浹背，还不敢花钱雇人帮忙。他们一直忙





到太阳下山才清理完，可是纪念币却一枚都没瞧见。蒋明亮不禁号啕大哭，哀求娄大山把纪念币还给他。娄大山则两手一摊，说那堆硬币他搬回家就没动过。

蒋明亮夫妻俩只好无奈地走了，临走还把整钞给了娄大山，把那堆硬币搬回了家，娄大山坚持没有多要他们的钱。

看着蒋明亮夫妻走远了，娄大山迅速从床头柜里拿出了三枚硬币。马向前拿起硬币一看，发现上面写有一串陌生的外国文字。娄大山看马向前一脸疑惑，就解释说：“蒋明亮要找的纪念币就是这些，我在网上查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纪念币，而是境外一家赌场的筹码，每个价值上百万，我感觉这里面有问题，才没有直接给他。”

马向前拿着这三枚筹码若有所思，猛然间他想起了什么，赶紧走出门外，打了一个重要的电话。

话说蒋明亮夫妻俩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却发现家门口堵着两辆警车，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警察带回了警局。

原来，前不久局里有一起赌场筹码的走私案，主犯之一还没落网。马向前听同事说起过这件案子，没想到今天在娄大山这里就见到了疑

似赃物。他给相关部门的同志去了电话，警局反应迅速，蒋明亮夫妇被第一时间带回警局问话。夫妻俩本就心虚，没禁得住任何考验，很快交代了事实。

原来，前阵子蒋明亮接了一单搬家生意，对方是个单身汉，行李不多，但行迹古怪，大热天戴个口罩不露正脸。不过，这人给钱大方，还都是现金交易，蒋明亮看着有钱赚，就没顾及太多。没想到完事后，蒋明亮发现自己车上落下三枚奇怪的硬币，他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值钱玩意，就昧下了。

谁知没几天，蒋明亮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威胁他把偷拿的硬币立刻送还，否则小命不保。蒋明亮答应马上还，却发现硬币已经给了娄大山。对方恶狠狠地警告他，限期一天，要是拿不出硬币，他全家性命不保。蒋明亮知道自己惹了恶人，这才失魂落魄地找娄大山要救命的硬币。

根据蒋明亮的交代，警察很快出动，将走私案主犯逮捕归案。蒋明亮夫妇经过这次事件，被吓得不轻，听说还落下了后遗症，就是一听硬币的声音，就闹心！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孙小片）



超级评委

■ 清 风

陈鸣是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常常受邀担任各种演唱比赛的评委。最近他听闻一件怪事：有个叫刘大胖的，也多次作为观众代表被节目组邀请来当嘉宾评委。据说这刘大胖五音不全，却被圈内称为最专业、最公正的“超级评委”，陈鸣对此很是好奇。

这一天，陈鸣正巧与刘大胖担



任同一场赛事的评委。比赛开始了，各位评委都认真地拿出纸笔，做着打分记录，可刘大胖却拿着手机刷微信、逛淘宝，根本没把注意力放在台上。等到了打分的时候，刘大胖却不含糊，每次分数都给得相当合理。陈鸣见了，好不纳闷。

轮到最后一名歌手上场了，这时，刘大胖的手机振动，他索性起身离场去接听。等他回来时，歌手刚好唱完。陈鸣心想：这首歌你压根儿就没听，看你怎么评分！

只见刘大胖匆匆忙忙回到座位，从桌下摸出公文包，往里头瞄了一眼，随后便利落地在打分器上按了几下。等主持人揭晓评委打分时，陈鸣目瞪口呆：刘大胖评的分数竟然和自己评的差不多！

赛后，陈鸣忍不住问刘大胖：“你刚才连歌都没听，是怎么打分的？”刘大胖吐吐舌头，从包里摸出个物件，这玩意儿一头像空调遥控器，另一头像麦克风——竟然是个分贝仪！

刘大胖笑着说：“歌不用听，我只要根据观众掌声的分贝值来打分就行！但凡观众掌声热烈的，评委也不好意思把分打少了。现在这种比赛，还不都是观众说了算？”

陈鸣哑然失笑，半天说不出话来。

（发稿编辑：丁娴瑶）



老王能帮你

■ 麻 坚



这天，小林陪局长去县城出差，县城里唯一一家星级酒店都住满了，没办法，小林只好把局长安排在另外一家旅馆。那家旅馆虽然不带星级，可是远离公路，环境幽雅。

谁知道局长到旅馆一看，气得把小林臭骂了一顿。原来，局长有个习惯，出差只能住星级酒店，其他酒店再好他也都睡不着。为了自己的饭碗，小林让局长在旅馆大堂等着他，自己马不停蹄地去找星级酒店的胡老板协商去了。

胡老板为人正派，不会因为小林的领导是局长而去为难别的顾客。可他实在被小林缠得没招了，叹着气说：“我是帮不了你了，不过老王能帮你，如果你相信我，我这就给老王打电话。”

“老王是谁？他怎么帮我？”

“老王可是个名人，至于他怎么帮你，你现在没必要知道。”

小林心想也没其他的办法，点点头同意了。于是，胡老板打电话把局长的房间号告诉了老王。

没过一会儿，局长的电话就打来了。这时，胡老板打着手势说：“你告诉他，就说房间腾出来了，让他马上打车过来。”

小林担心道：“这不是胡说吗？万一局长真过来了，怎么办？”

胡老板笑笑说：“放心吧，我想他是不会过来的……”

果然，电话接通后，局长打着哈欠说：“我懒得再折腾了，小林，你快回来，我现在只想早点休息。”

小林一脸的莫名其妙，胡老板这时说：“你们局长肯定困极了，这都是老王的功劳啊！”

“什么？老王能有什么功劳？”

胡老板说：“老王是我们县医院的大夫，也是个有名的催眠师！”

（发稿编辑：曹晴雯）



真正的高手

■ 江戸川柯南

大李开了家网店，卖棋具用品，销量却平平。有朋友给大李出主意，说认识一位围棋高手，不少网站都会直播他对弈的实时战况。大李可以找他给网店做做宣传。

在朋友的撮合下，大李和这位姓莫的围棋高手见了面。莫大师看了大李出售的棋具产品，竖起了大拇指：“嗯！货真价实，我可以帮你

做宣传。”大李很高兴。

这天，大李准点在网上观看莫大师的比赛，让他郁闷的是，赛前莫大师就寡言少语，并没有要向网友介绍棋具网店的意思。比赛很快过半，莫大师仍只字未提宣传的事。大李急了，他知道以莫大师的水平，会快速拿下对手，一旦比赛结束，还哪有机会宣传网店？

出人意料的是，莫大师好像故意捉弄对手似的，明明能够赶尽杀绝，却故意给对方留个空来反扑自己。他时而处于上风，时而又处于下风，大李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的：他要真的发挥失常，输了比赛，那网店宣传的事就更没戏了。

经过了许久的对战，比赛结束了，镜头转向棋盘，开始数目。最终，裁判判定莫大师胜利，莫大师微微一笑，一言未发。大李觉得自己被骗了，气得正想关电脑，却听到莫大师的画外音：“各位观众，你们有没有学棋的兴趣呢？心动不如行动，快来买一副心仪的棋具吧！请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

二维码？屏幕上哪有二维码？等等，大李定睛一瞧，棋盘上的黑子和白子竟然组成了一个二维码的图案，大李赶紧拿手机扫了扫棋盘，还真的进入到他的网店了！

高手，真是高手啊！

（发稿编辑：丁娴瑶）





阴差阳错

■ 吴邦国

后山村有个刘一多，常被人欺负，这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和人动了手，把人打成重伤，被拘留了。

民警按照流程审讯，问到年龄，刘一多摇头说不知道。民警怒道：“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刘一多更蒙了：“什么身份证？”“就是你的户口，装什么装！”刘一多继续摇头：“户口？我没有啊……”民警无奈，去查了档案，结果发现，后山村根本就没有刘一多这个人！

这下民警可来气了，说：“我还以为你傻，原来你是在玩躲猫猫呢！说，到底哪儿人，多少岁？父亲叫什么？”刘一多吓坏了，连忙说：“我、我就是后山村人，父亲叫刘大汉，多少岁我真的不知道啊！”

民警一查档案，后山村果然有

个刘大汉，可再一看，刘大汉家的户口档案里根本没有刘一多这个人。民警光火了：“你又在骗我！”

“我……我哪敢骗警察呀！”

民警觉得奇怪，打电话到村里一问，得知刘一多是刘大汉超生的孩子，因为家里穷，交不上超生的罚款，一直没报上户口，刘一多也因此啥都干不了，还老被人欺负。

这下，民警也感到棘手了，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连拘留证也开不了，怎么办？这事只有上报县公安局。

谁知这一上报，经局领导批准，公安局参照刘一多父母的身份证，给他派定了一个身份证号！

就这样，刘一多被判一年监禁，按照他的身份证号，在监狱落了户。刘大汉知道这事后百感交集：“这孩子，我给他跑了十几年也没报上户口，没想到让他自己给办成了！”

（发稿编辑：曹晴雯）



免费游览

■ 孙凡利

小赵是名摄影发烧友，买了部单反，周末，他来到海边采风。

小赵拿着相机，在海滩上拍了几圈，他总觉得景色单调，素材有限，就在这时，一位老大爷走过来，指着远处的一片石崖，对小赵说：“年轻人，那些石头从海边往海里延伸上百米，很多拍照的都爬上石崖取景。”



小赵看了一眼石崖，发现那里确实是拍照的好地方，可人生地不熟的，小赵怕被骗，就有些犹豫。老大爷“呵呵”笑起来：“那片石崖属于我们村的范围，是免费游览的。”听老大爷这么一说，小赵才放了心，就撒腿跑了过去。

小赵抓着相机，一蹬腿上了一块高高的石头。居高临下，真是摄影的绝佳之地。这时，小赵才发现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在不同位置取景。因为这里的位置绝佳，小赵和其他几位摄影爱好者顺着石头往海里走，不走不知道，真是三步一景，十步一观，小赵的快门一直闪着，不知不觉，就已经拍了上百张。

拍着拍着，小赵听见有人在附近呼喊，一看，只见先前遇到的那个老大爷划着一条船，正在石崖附近游荡，同时还有几条当地的小渔船，在一旁晃荡。老大爷先开口了：“五十元一位。”

这句话让大伙儿一头雾水，小赵问：“不是免费游览的吗？”

老大爷点头：“没错，是免费游览的。”

小赵不明白了：“那你怎么还‘五十元一位’？”老大爷朝海边一指：“你们看，海水已经涨潮，你们没有退路了！”

（发稿编辑：姚自豪）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微信+报刊订阅网,及时下单、轻松收刊

《故事会》及《故事会》文摘版已全面接入
中国邮政线上订阅服务

故事会

《故事会》：原创性文化综合类杂志，连续5届荣膺“国家期刊奖”，全国9000种期刊中首摘“驰名商标”桂冠。创刊50多年，总发行量10多亿册，超50亿粉丝，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听到“我是看《故事会》长大的”亲切话语，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全民杂志。

《故事会》文摘版：非虚构性、故事体文摘杂志，文摘杂志的“新科状元”。有趣、有料、有观点，谈古、说今、讲故事。一则好故事影响人的一生。

选择《故事会》，就是选择中国好故事！

立即扫码订阅



故事会



故事会文摘版



本报刊订阅和投递服务由中国邮政承担，请在中国邮政公众服务号中进行查询。中国邮政报刊微信订阅统一由“中国邮政”微信服务号提供客户服务。全国统一客服电话：11185-9-2

“中国邮政”官方微信号/网上营业厅

8.18 全新改版上线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网址：

<http://bk.11185.cn/>



轻松便捷 一键办理

查快递

查运费

查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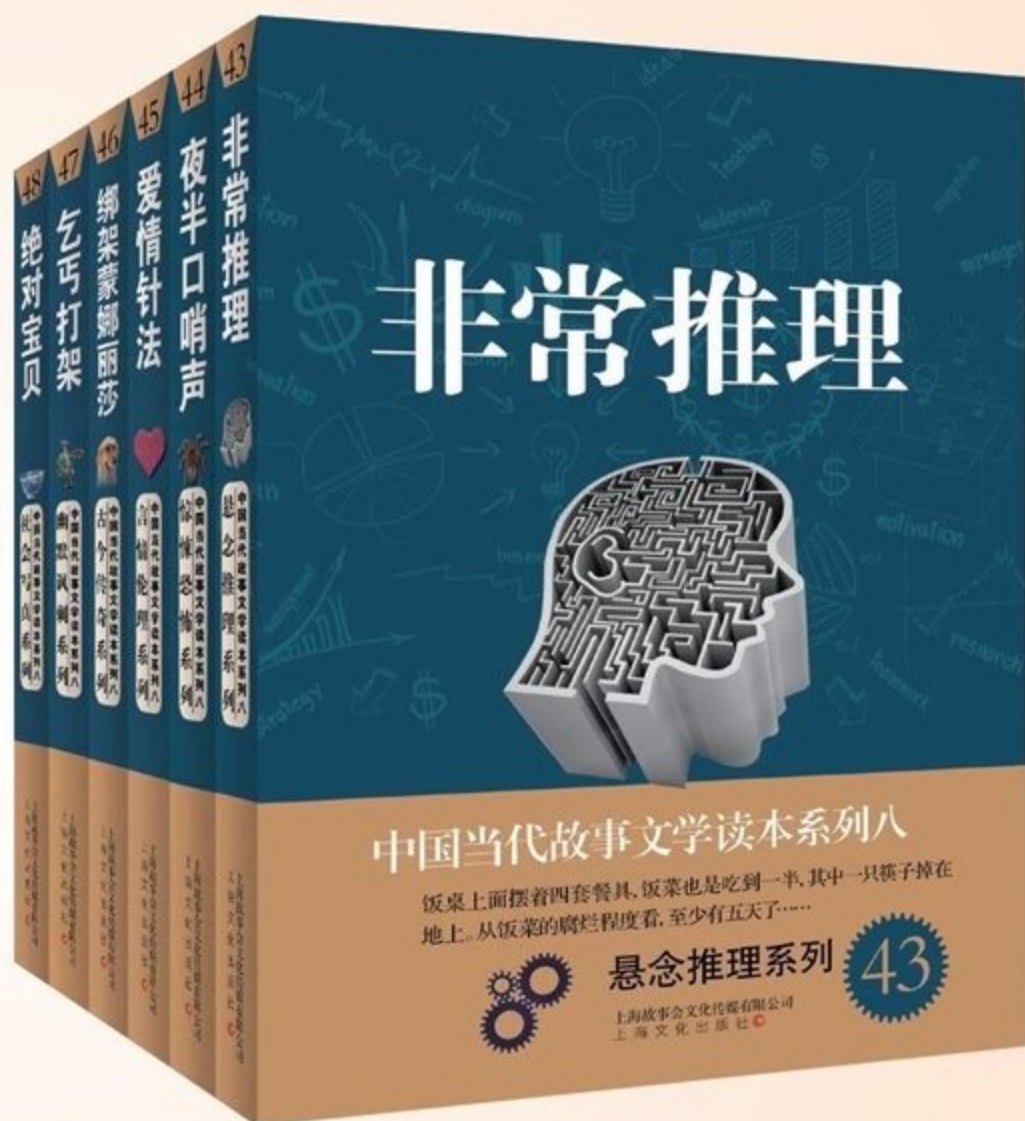
订报刊

买邮票

在线客服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故事会编辑部特别推荐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现已推出系列八,一共六本:

- | | |
|----------------|------------------|
| 1. 悬疑推理 《非常推理》 | 2. 惊悚恐怖 《夜半口哨声》 |
| 3. 言情伦理 《爱情针法》 | 4. 古今传奇 《绑架蒙娜丽莎》 |
| 5. 幽默讽刺 《乞丐打架》 | 6. 社会写真 《绝对宝贝》 |

购买方法

- 1、中国当代故事读本系列八原价90元,现优惠价:80元。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网上书店购买,支持支付宝和20多种银行卡支付;
- 2、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店shop36332989.taobao.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购买通道!
- 3、可以通过邮政汇款。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电话:021-6433 8113。



ISSN 0257-0238



9 770257 023176

CN31-1127/I

国内代号: 4-225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国外代号: M156

零售价: 4.00元

每月22日出版



故事会微信